

後  
漢  
書

二  
二



列傳卷第四十八 范曄 後漢書五十八

唐章懷太子賢注

虞詡

傳燮

蓋勲

臧洪

虞詡字升卿陳國武平人也

武平故城在今亳州鹿邑縣東

北酈元水經注云武平城西南七里有漢尚書令虞詡碑題云君諱詡字定安虞仲之後定安蓋詡之別

字祖父經爲郡縣獄吏案法平允務存寬

恕每冬月上其狀恒流涕隨之嘗稱曰東海于公高爲里門而其子定國卒至丞相

前書于定國字曼倩東海人其父于公爲縣獄吏郡決曹所決皆不恨爲之生立祠其門閭壤父老方共修之于公曰少高大閭門令容駟馬高蓋車我決獄多陰德未嘗有所寬子孫必有興者至定國爲丞相孫永爲御史大夫也

吾決獄六十年矣雖不及于公其

庶幾乎子孫何必不爲九卿邪故字詡曰升卿詡年十二能通尚書早孤孝養祖母縣舉順孫國相奇之欲以爲吏詡辭曰祖母九十非詡不養相乃止後祖母終服闋辟太尉李脩府拜郎中

漢官儀曰脩字伯游襄城人也

永初

四年羌胡反亂殘破并涼大將軍鄧騭以

軍役方費事不相贍欲弃涼州并力北邊  
乃會公卿集議騰曰譬若衣敗壞一以相  
補猶有所宐若不如是將兩無所保護者  
咸同詡聞之乃說李脩曰竊聞公卿定策  
當弃涼州求之愚心未見其便先帝開拓  
土宇劬勞後定而今憚小費舉而弃之涼  
州既弃即以三輔爲塞三輔爲塞則園陵  
單外此不可之甚者也彥曰關西出將關  
東出相

說文曰彥傳言也前書曰秦漢以來山東  
出相山西出將秦時鄧白起頻陽王翦漢

興義渠公孫賀傳介子成紀李廣李蔡上邽趙充國  
狄道辛武賢皆名將也丞相則蕭曹魏丙韋平孔翟  
之類也觀其習兵壯勇實過餘州今羌胡所

以不敢入據三輔爲心腹之害者以涼州  
在後故也其土人所以推鋒執銳無反顧  
之心者爲臣屬於漢故也若弃其境域徙  
其人庶安土重遷必生異志如使英雄相

聚席卷而東

席卷言無餘也前書曰雲徹席卷後無餘灾也

雖賁育

爲卒大公爲將猶恐不足當禦議者喻以  
補衣猶有所宇謂恐其疽食侵淫而無限

極弃之非計

疽癰瘡也

脩曰吾意不及此微子

之言幾敗國事然則計當安出詡曰今涼

土擾動人情不安竊憂卒然有非常之變

誠宜令四府九卿

四府謂太尉司徒司空之府也九卿謂太常光祿衛

尉廷尉太僕大鴻臚宗正大司農少府等也

各辟彼州數人其牧守

令長子弟皆除爲冗官

冗散也音人勇反

外以勸厲

荅其功勤內以拘致防其邪計脩善其言

更集四府皆從詡議於是辟西州豪桀爲

掾屬拜牧守長吏子弟爲郎以安慰之鄧

騭兄弟以詡異其議因此不平欲以吏法  
中傷詡後朝歌賊甯季等數千人攻殺長  
吏屯聚連年州郡不能禁乃以詡爲朝歌  
長故舊皆弔詡曰得朝歌何衰詡笑曰志  
不求易事不避難臣之職也不遇槃根錯  
節何以別利器乎始到謁河內大守馬稜  
稜字伯威  
援族孫也稜勉之曰君儒者當謀謨廟堂反  
在朝歌邪詡曰初除之日士大夫皆見弔  
勉以詡壽之知其無能爲也

壽當作  
籌也

朝歌

者韓魏之郊

韓界上黨魏界河內相接犬牙故云郊也

背大行臨黃

河去敖倉百里

敖倉在滎陽解具安紀也

而青冀之人流

亡萬數賊不知開倉招衆劫庫兵守城臯

斷天下右臂

右臂喻要便也

此不足憂也今其衆新

盛難與爭鋒兵不戢權願寬假轡策勿令

有所拘閔而已

閔與礙同

及到官設令三科以

募求壯士自掾史以下各舉所知其攻劫

者爲上傷人偷盜者次之帶喪服而不事

家業爲下收得百餘人詡爲饗會悉貫其



罪使入賊中誘令劫掠乃伏兵以待之遂  
殺賊數百人又潛遣貧人能縫者傭作賊  
衣以采綖縫其裾爲幟

幟記也續漢書曰以絳縷縫其裾也

有出

市里者吏輒禽之賊由是駭散咸稱神明  
遷懷令後羌寇武都鄧太后以詔有將帥  
之略遷武都太守引見嘉德殿厚加賞賜  
羌乃率衆數千遮詔於陳倉嶠谷詔即停  
軍不進而宣言上書請兵須到當發羌聞  
之乃分鈔傍縣詔因其兵散日夜進道兼

行百餘里令吏士各作兩竈日增倍之羌

不敢逼或問曰孫臏滅竈而君增之

孫臏爲齊軍將

與魏龐涓戰使齊軍入魏地爲十萬竈明日爲五萬竈明日爲二萬竈龐涓行三日大喜曰我固知齊卒

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過半矣事見史記兵法日行不過三十里以

戒不虞

前書王吉上疏曰古者師行三十里吉行五十里

而今日且二

百里何也謂曰虜衆多吾兵少徐行則易

爲所及速進則彼所不測虜見吾竈日增

必謂郡兵來迎衆多行速必憚追我孫臏

見弱吾今示彊勢有不同故也旣到郡兵

不滿三千而羌衆萬餘攻圍赤亭數十日

赤亭故城在今渭州襄武縣東南有赤亭水也

詡乃令軍中使彊弩勿

發而潛發小弩羌以爲矢力弱不能至并

兵急攻詡於是使二十彊弩共射一人發

無不中羌大震退詡因出城奮擊多所傷

殺明日悉陳其兵衆令從東郭門出北

一作西

郭門入貿易衣服回轉數周羌不知其數

更相恐動詡計賊當退乃潛遣五百餘人

於淺水設伏候其走路虜果大奔因掩擊

大破之斬獲甚衆賊由是敗散南入益州  
詡乃占相地執築營壁百八十所招還流  
亡假賑貧人郡遂以安先是運道艱險舟  
車不通驢馬負載僦五致一廣雅曰僦賃也音子救反僦五致一  
謂用五石賃而致一石也詡乃自將吏士案行川谷自沮

至下辯

沮及下辯並縣名沮今興州順政縣也下辯今成州同谷縣也沮音七余反

數

十里中皆燒石翦木開漕船道

續漢書曰下辯東三十餘

里有峽中當泉水生大石障塞水流每至春夏輒溢沒秋稼壞敗營郭詡乃使人燒石以水灌之石皆坼裂因鑿去石遂無汎溺之患也以人僦直雇借傭者於是水

運通利歲省四千餘萬詡始到郡戶裁盈

萬及綏聚荒餘招還流散二三年間遂增

至四萬餘戶鹽米豐賤十倍於前

續漢書曰詡始

到穀石千鹽石八千見戶萬三千視事三歲米石八十鹽石四百流人還歸郡戶數萬人足家給一郡無

事坐法免永建元年代陳禪爲司隸校尉

數月閒奏大傅馮石大尉劉熹中常侍程

璜陳秉孟生李閏等百官側目號爲苛刻

三公劾奏詡盛夏多拘繫無辜爲吏人患

詡上書自訟曰法禁者俗之堤防刑罰者

人之銜轡

禮記曰夫禮禁亂之所由生猶坊止水之所自來也故以舊防爲無用壞之者

必有水敗尸子曰刑罰者人之鞭策也

今州曰任郡郡曰任縣更

相委遠百姓怨窮以苟容爲賢盡節爲愚

臣所發舉臧罪非一二府恐爲臣所奏遂

加誣罪臣將從史魚死即以尸諫耳

韓詩外傳

曰昔者衛大夫史魚病且死謂其子曰我數言蘧伯玉之賢而不能進蘧子瑕不肖不能退爲人臣生不

能進賢而退不肖死不當理喪正堂殯我於室足矣

衛君問其故子以父言聞君乃立召蘧伯玉而貴之

彌子瑕而退之徙殯於正堂成禮而後去也

順帝省其章乃爲免司

空陶敦

漢官儀曰敦字文理京兆人也

時中常侍張防特用

權執每請託受取詔輒案之而屢寢不報  
詔不勝其憤乃自繫廷尉奏言曰昔孝安  
皇帝任用樊豐遂交亂嫡統幾亡社稷今  
者張防復弄威柄國家之禍將重至矣臣  
不忍與防同朝謹自繫以聞無令臣襲揚  
震之跡

震爲樊豐所譖而死

書奏防流涕訴帝詔坐

論輸左校防必欲害之二日之中傳考四

獄獄吏勸詔自引詔曰寧伏歐刀以示遠

近

歐刀刑人之刀也

官者孫程張賢等知詔以忠獲

罪乃相率奏乞見程曰陛下始與臣等造

事之時

謂順帝爲太子被江京等廢爲濟陰王程等謀立之時也

常疾姦臣

知其傾國今者即位而復自爲何以非先

帝乎司隸校尉虞詡爲陛下盡忠而更被

拘繫常侍張防臧罪明正反搆忠良今客

星守羽林其占宮中有姦臣

史記天官書曰虛危南有衆星

曰羽林也

宜急收防送獄以塞天變下詔出詡

還假印綬時防立在帝後程乃叱防曰姦

臣張防何不下殿防不得已趨就東箱

堦蒼



去箱序也  
字或作廂

程曰陛下急收防無令從阿母求

請

阿母宋娥也

帝問諸尚書尚書賈朗素與防

善證詡之罪帝疑焉謂程曰且出吾方思

之於是詡子顗與門生百餘人舉幡候中

常侍高梵車叩頭流血訴言枉狀梵乃入

言之防坐徙邊賈朗等六人或死或黜即

日赦出詡程復上書陳詡有大功語甚切

激帝感悟復徵拜議郎數日遷尚書僕射

是時長吏二千石聽百姓謫罰者輸贖號

爲義錢託爲貧人儲而守令因以聚斂謂  
上疏曰元年以來貧百姓章言長吏受取  
百萬以上者匈匈不絕謫罰吏人至數千  
萬而三公刺史少所舉奏尋永平章和中  
州郡以走卒錢給貸貧人

走卒伍伯之類也續漢志曰伍伯公

八人中二千石六人千石六百石皆四人自百石以下至二百石皆二人黃綬武官伍伯文官辟車鈴下侍閤門蘭部署街走卒皆有程品多少隨所典領率皆赤幘縫構即今行鞭杖者也此言錢者令其出資錢不役其身也  
司空劾案州及郡縣皆坐免黜今宜

遵前典蠲除權制於是詔書下詡章切責

州郡謫罰輸贖自此而止先是寧陽主簿

詣闕訴其縣令之枉

寧陽縣屬東平國故城在今兗州龔丘縣南也

積

六七歲不省主簿乃上書曰臣爲陛下子  
陛下爲臣父臣章百上終不見省臣豈可  
北詣單于以告怨乎帝大怒持章示尚書  
尚書遂劾以大逆詡駁之曰主簿所訟乃  
君父之怨百上不達是有司之過愚惵之  
人不足多誅帝納詡言答之而已詡因謂  
諸尚書曰小人有怨不遠千里斷髮刻肌

誼闕告訐而不爲理豈臣下之義君與濁  
長吏何親而與怨人何仇乎聞者皆慙詡  
又上言臺郎顯職仕之通階今或一郡七  
八或一州無人宜令均平以厭天下之望  
及諸奏議多見從用詎好刺舉無所回容

回曲也

數以此忤權戚遂九見譴考三遭刑罰

而剛正之性終老不屈永和初遷尚書令  
以公事去官朝廷思其忠復徵之會卒臨  
終謂其子恭曰吾事君直道行已無愧所

悔者爲朝歌長時殺賊數百人其中何能不有冤者自此二十餘年家門不增一口

斯獲罪於天也恭有俊才官至上黨太守

傳燮字南容北地靈州人也靈州縣也本字幼

起慕南容三復白珪乃易字焉家語子貢對衛文子曰一

日三復白珪之玷是南宮縚之行也王肅注曰玷缺也詩云白珪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一

日三復慎之至也身長八尺有威容少師事太尉劉

寬再舉孝廉聞所舉郡將喪乃弃官行服

後爲護軍司馬與左中郎皇甫嵩俱討賊

張角癭素疾中官既行因上疏曰臣聞天

下之禍不由於外皆興於內是故虞舜升

朝先除四凶然後用十六相

左傳曰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

蒼舒隕散壽戴大臨危降庾堅仲容叔達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

叔豹季狸謂之八元也

明惡人不去則善人無由進也

今張角起於趙魏黃巾亂於六州

皇甫嵩傳曰連結郡

國自青徐幽冀荆楊兗豫八州之人莫不畢應此云六州蓋初起時也

此皆釁發蕭

牆而禍延四海者也臣受戎任奉辭伐罪

始到潁川戰無不尅黃巾雖盛不足爲廟

堂憂也臣之所懼在於治水不自其源末  
流彌增其廣耳陛下仁德寬容多所不忍  
故閹豎弄權忠臣不進誠使張角梟夷黃  
巾變服臣之所憂甫益深耳

甫始也

何者夫

邪正之人不宜共國亦猶冰炭不可同器

韓子曰冰炭不同器而  
久寒暑不同時而至也

彼知正人之功顯而危

亡之兆見皆將巧辭飾說共長虛僞夫孝

子疑於屢至

甘茂對秦武王曰昔曾參之居費  
魯人有與曾參同姓名者殺人人

告其母曰曾參殺人其母織自若也又告之其母自  
若也又告之其母投杼下機踰牆而走夫以曾參之

賢與其母之信也三人疑之其母懼焉見史記也

市虎成於三夫

解見馬援傳

若不詳察真偽忠臣將復有杜郵之戮矣

白起與應侯有隙搆之秦昭王免起爲士伍遷之陰密行出咸陽西門十里至杜郵使賜劍自裁見史記

案杜郵今咸陽城是其地酈元注水經云渭水北有杜郵亭也

陛下宜思虞舜

四罪之舉速行讒佞放殛之誅

殛音紀力反殛亦誅也

則善人思進姦凶自息臣聞忠臣之事君猶孝子之事父也子之事父焉得不盡其情使臣身備鈇鉞之戮陛下少用其言國之福也書奏宦者趙忠見而忿惡及破張



角燹功多當封忠訴譖之

續漢書曰燹軍斬賊三帥卜巳張伯

梁仲寧等功高爲封首

靈帝猶識燹言

識記也音志

得不加罪

音亦不封以爲安定都尉以疾免後拜議郎會西羌反邊章韓遂作亂隴右徵發天下役賦無已司徒崔烈以爲宜弃涼州詔會公卿百官烈堅執先議燹厲言曰斬司徒天下乃安尚書郎楊贊奏燹廷辱大臣帝以問燹燹對曰昔冒頓至逆也樊噲爲上將願得十萬衆橫行匈奴中憤激思奮

未失人臣之節顧計當從與不耳季布猶

曰噲可斬也

冒頓匈奴單于名也前書曰季布爲中郎將軍于爲書嫚呂太后呂太后

怒召諸將議之將軍樊噲曰願得十萬衆橫行匈奴中諸將皆阿太后以噲言爲然布曰樊噲可斬也夫以高帝兵三十萬困於平城噲時亦在其中今柰何以十萬衆橫行匈奴中今涼州天

下要衝國家藩衛高祖初興使酈商別定

隴右

前書漢王賜酈商爵信成君以將軍爲隴西都尉別定北地

世宗拓境列

置四郡議者以爲斷匈奴右臂

前書武帝分武威酒泉置

張掖敦煌謂之四郡劉歆等議曰孝武帝北攘匈奴降昆邪十萬之衆置五屬國起朔方以奪其肥饒之地東伐朝鮮起立菟樂浪以斷匈奴之左臂西伐大宛并六國結烏孫起敦煌酒泉張掖以高踞羌裂匈

奴之右臂姑音而遮反

今牧御失和使一州叛逆海內

爲之騷動陛下卧不安寢烈爲宰相不念

爲國思所以弭之之策乃欲割弃一方萬

里之土且竊惑之若使左衽之虜得居此

地

說文曰衽衣衿也

士勁甲堅因以爲亂此天下之

至慮社稷之深憂也若烈不知之是極蔽

也知而故言是不忠也帝從變議由是朝

廷重其方格

方正也格猶標準也

每公卿有缺爲衆議

所歸頃之趙忠爲車騎將軍詔忠論討黃

巾之功執金吾甄舉等謂忠曰傳南容前  
在東軍有功不候故天下失望今將軍親  
當重任宜進賢理屈以副衆心忠納其言  
遣弟城門校尉延致殷勤延謂燮曰南容  
少荅我常侍萬戶侯不足得也燮正色拒  
之曰遇與不遇命也有功不論時也傳燮  
豈求私賞哉忠愈懷恨然憚其名不敢害  
權貴亦多疾之是以不得留一作封出爲漢陽  
太守初郡將范津明知人舉燮孝廉及津

爲漢陽與燹交代合符而去鄉邦榮之津  
字文淵南陽人燹善卹人叛羌懷其恩化  
並來降附乃廣開屯田列置四十餘營時  
刺史耿鄙委任治中程球球爲通姦利士  
人怨之

漢官曰司隸功曹從事即持中也

中平四年鄙率六

郡兵討金城賊王國韓遂等燹知鄙失衆  
必敗諫曰使君統政日淺人未知教孔子  
曰不教人戰是謂弃之今率不習之人越  
大隴之阻將十舉十危而賊聞大軍將至

必萬人一心邊兵多勇其鋒難當而新合之衆上下未和萬一內變雖悔無及不若息軍養德明賞必罰賊得寬挺

挺解也

必謂

我怯羣惡爭執其離可必然後率已教之人討已離之賊其功可坐而待也今不爲萬全之福而就必危之禍竊爲使君不取鄙不從行至狄道果有反者先殺程球次害鄙賊遂進圍漢陽城中兵少糧盡變猶固守時北胡騎數千隨賊攻郡皆夙懷變

恩共於城外叩頭求送燹歸鄉里子幹年  
十三從在官舍知燹性剛有高義恐不能  
屈志以免進諫曰國家昏亂遂令大人不  
容於朝今天下已叛而兵不足自守鄉里  
羌胡燹北地人故云鄉里也先被恩德欲令弃郡而歸

願必許之徐至鄉里率厲義徒見有道而  
輔之以濟天下言未終燹慨然而歎呼幹

小字曰別成

幹集曰幹字彥林

汝知吾必死邪蓋聖

達節次守節

左傳曰曹公子臧曰前志有之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

且殷

紂之暴伯夷不食周粟而死仲尼稱其賢

史記曰伯夷孤竹君之子也武王載文王木主伐紂  
殷既平伯夷恥之義不食周粟遂餓死論語曰子貢

問曰伯夷叔齊何人也孔子曰古之賢人也今朝廷不甚殷紂吾德

亦豈絕伯夷世亂不能養浩然之志

孟子曰養

吾浩然之氣趙岐注曰浩然天氣也食祿又欲避其難乎

左傳曰子

路曰食焉不避其難也吾行何之必死於此汝有才智

勉之勉之主簿揚會吾之程嬰也

程嬰解見馮衍傳也

幹哽咽不能復言左右皆泣下王國使故

酒泉太守黃衍說變曰成敗之事已可知



矣先起上有霸王之業下成伊呂之勲天

下非復漢有府君寧有意爲吾屬師乎師即

君也尚書曰作之君作之師也變案劔叱衍曰若剖符之臣

反爲賊說邪遂麾左右進兵臨陣戰歿謚

曰壯節侯幹知名位至扶風太守

蓋勲字元固敦煌廣至人也廣至縣名故城在今瓜州常樂

縣東今謂之縣泉堡是也家世二千石續漢書曰曾祖父進漢陽太守祖父彪大司農

謝丞書曰父字思齊官至安定屬國都尉初舉孝廉爲漢陽長史

時武威太守倚恃權勢恣行貪橫從事武

都蘇正和案致其罪涼州刺史梁鵠畏懼  
貴戚欲殺正和以免其負乃訪之於勲勲  
素與正和有仇或勸勲可因此報隙勲曰  
不可謀事殺良非忠也乘人之危非仁也

乃諫鵠曰夫紕食膺鳶欲其鷙

紕繫也廣雅  
曰鷙執也蒼

頡解詁曰鳶  
鷄也食音嗣

鷙而亨之將何用哉鵠從其言

正和喜於得免而詣勲求謝勲不見曰吾  
爲梁使君謀不爲蘇正和也怨之如初

續漢

書中平元年黃巾賊起故武威太守酒泉黃鵠被擄  
失期梁鵠欲奏誅鵠勲爲言得免鵠以黃金二十斤

謝勲勲謂雋曰吾以子罪在八議故爲子言吾豈賣評哉終辭不受

中平元年北地

羌胡與邊章等寇亂隴右刺史左昌因軍

興斷盜數千萬

斷謂割截

勲固諫昌怒乃使勲

別屯阿陽以拒賊鋒

阿陽縣屬天水郡

欲因軍事罪

之而勲數有戰功邊章等遂攻金城殺郡

守陳懿勲勸昌救之不從邊章等進圍昌

於冀昌懼而召勲勲初與從事辛曾孔常

俱屯阿陽及昌檄到曾等疑不肯赴勲怒

曰昔莊賈後期攘苴奮劍

齊景公時燕晉侵齊景公以司馬穰

苴爲將扞之仍令寵目莊賈監軍與穰苴期旦日會賈素驕貴夕時至穰苴召軍正問曰軍法期而後者云何對曰當斬遂斬賈以徇三軍

今之從事豈重於古之監

軍哉曾等懼而從之勲即率兵救昌到乃誚譴章等責以背叛之罪皆曰左使君若早從君言以兵臨我庶可自改今罪已重不得降也乃解圍而去昌坐斷盜盜以扶風宋梟代之

續漢書梟字作泉也

梟患多寇叛謂勲曰

涼州寡於學術故屢致反暴今欲多寫孝經令家家習之庶或使人知義勲諫曰昔

太公封齊崔杼殺君伯禽侯魯慶父篡位

崔杼齊大夫齊莊公先通其妻杼殺之慶父魯莊公弟莊公子開立是爲湣公慶父襲殺湣公並見史記

此二國豈乏學者今不急靜難之術遽爲

非常之事既足結怨一州又當取笑朝廷

勲不知其可也梟不從遂奏行之果被詔

書詰責坐以虛慢徵時叛羌圍護羌校尉

夏育於畜官

前書尹翁歸傳曰有論罪輸掌畜官音義曰右扶風畜牧所在有苑

師之屬故曰畜官畜音許救反

勲與州郡合兵救育至狐槃

爲羌所破勲收餘衆百餘人爲魚麗之陳

麗音離左傳曰王以諸侯伐鄭鄭原繁高渠彌奉公  
爲魚麗之陳先偏後伍五承彌縫杜預注曰此魚麗

陳法也

羌精騎夾攻之急士卒多死勲被三

創堅不動乃指木表

表標也

曰必尸我於此

句就種羌滇吾

句就羌別種也句音古侯反

素爲勲所厚

乃以兵扞衆曰蓋長史賢人汝曹殺之者

爲負天勲仰罵曰死反虜汝何知促來殺

我衆相視而驚滇吾下馬與勲勲不肯上

遂爲賊所執羌戎服其義勇不敢加害送

還漢陽後刺史楊雍即表勲領漢陽太守

時人飢相漁食勲調穀稟之調猶發也先出家

糧以率衆存活者千餘人後去官徵拜討

虜校尉靈帝召見問天下何苦而反亂如

此勲曰倖臣子弟擾之時官者上軍校尉

蹇碩在坐帝顧問碩碩懼不知所對而以

此恨勲帝又謂勲曰吾已陳師於平樂觀

多出中藏財物以餌士何如中藏謂內藏也勲曰臣

聞先王燿德不觀兵國語曰穆王將征犬戎祭公謀父諫曰不可先王燿

德不觀兵韋昭注今寇在遠而設近陳不足

曰燿明也觀示也

昭果毅祗贖武耳

左傳曰戎昭果毅以聽之之謂武殺敵爲果致果曰毅也

帝曰善恨見君晚羣臣初無是言也勲時與宗正劉虞佐軍校尉袁紹同典禁兵勲謂虞紹曰吾仍見上上甚聰明但擁蔽於左右耳若共併力誅嬖倖然後徵拔英俊以興漢室功遂身退豈不快乎虞紹亦素有謀因相連結未及發而司隸校尉張溫舉勲爲京兆尹帝方欲延接勲而蹇碩等心憚之並勸從溫奏遂拜京兆尹時長安



令楊黨父爲中常侍恃勢貪放勲案得其  
臧千餘萬貴戚咸爲之請勲不聽具以事  
聞并連黨父有詔窮案威震京師時小黃  
門京兆高望爲尚藥監倖於皇太子太子  
因蹇碩屬望子進爲孝廉勲不肯用或曰  
皇太子副主望其所愛碩帝之寵臣而子  
違之所謂三怨成府者也府聚也勲曰選賢  
所以報國也非賢不舉死亦何悔勲雖在  
外每軍國密事帝常手詔問之續漢書曰是時漢陽叛人

王國衆十餘萬攻陳倉三輔震動勲領郡兵五千人  
自請滿萬人因表用處士扶風孫瑞爲鷹鷂都尉桂  
陽魏傑爲破敵都尉京兆杜楷爲威虜都尉弘農楊  
儒爲烏擊都尉長陵第五儁爲清寇都尉凡五都尉  
皆素有名悉領屬勲每有密事靈帝手詔問之數加賞賜甚見親信在

朝臣右及帝崩董卓廢少帝殺何太后勲  
與書曰昔伊尹霍光權以立功猶可寒心

足下小醜何以終此賀者在門弔者在廬

可不慎哉

孫卿子曰慶者在堂弔者在閭福與禍鄰莫知其門也

卓得書

意甚憚之徵爲議郎時左將軍皇甫嵩精  
兵三萬屯扶風勲密相要結將以討卓會

嵩亦被徵勲以衆弱不能獨立遂並還京  
師自公卿以下莫不卑下於卓唯勲長揖  
爭禮見者皆爲失色卓問司徒王允曰欲  
得快司隸校尉誰可作者允曰唯有蓋京  
兆耳卓曰此人明智有餘然不可假以雄  
職乃以爲越騎校尉卓又不欲令久典禁  
兵復出爲潁川太守未及至郡徵還京師  
時河南尹朱雋爲卓陳軍事卓折雋曰我  
百戰百勝決之於心卿勿妄說且汙我刀

勲曰昔武丁之明猶求箴諫

武丁殷王高宗也謂傳說曰啓

乃心沃朕心說復于王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見尚書

況如卿者而欲

杜人之口乎卓曰戲之耳勲曰不聞怒言  
可以爲戲卓乃謝雋勲雖強直不屈而內  
厭於卓不得意疽發背卒時年五十一遺  
令勿受卓賻贈卓欲外示寬容表賜東園  
祕器賁襚送之如禮葬于安陵子順官至  
永陽太守

臧洪字子源廣陵射陽人也

射陽故城在今楚州安宜縣東

也父旻有幹事才

謝承書曰旻達於從政爲漢良吏遷匈奴中郎將還京師

太尉表逢問其西域諸國土地風俗人物種數旻具答言西域本三十六國後分爲五十五稍散至百餘國大小道里近遠人數多少風俗燥溼山川草木鳥獸異物名種不與中國同者口陳其狀手畫地形達奇其才歎息言雖班固作西域傳何以加此乎熹平元年會稽妖賊許

昭起兵句章

句章縣故城在今越州鄞縣西十

後併吳因大城句章伯功以示子孫故曰句章

自稱大將軍立其父生

爲越王攻破城邑衆以萬數拜旻揚州刺史旻率丹揚太守陳廣擊昭破之昭遂復更屯結大爲人患旻等進兵連戰三年破

平之獲昭父子斬首數千級遷旻爲使匈奴

奴中郎將洪年十五以父功拜童子郎

漢法

孝廉試經者拜爲郎洪以年幼才俊故拜童子郎也續漢書曰左雄奏徵海內名儒爲博士使公卿子弟

爲諸生有志操者加其俸祿及汝南謝廉河南趙建章年始十二各能通經雄並奏拜童子郎於是負書

來學雲集京師也

知名太學洪體貌魁梧有異姿

魁梧

壯大之貌也梧音吾

舉孝廉補即丘長

即丘縣屬琅邪國故城在今沂州臨

沂縣東南即春秋之祝丘也

中平末弃官還家太守張超

請爲功曹時董卓殺帝圖危社稷洪說超

曰明府歷世受恩兄弟並據大郡

謂超爲廣陵兄璲爲

陳留也

今王室將危賊臣虎視此誠義士効

命之秋也今郡境尚全吏人殷富若動桴

鼓可得二萬人以此誅除國賊爲天下唱

義不亦宜乎超然其言與洪西至陳留見

兄邈計事邈先謂超曰聞弟爲郡委政臧

洪洪者何如人超曰臧洪海內奇士才略

智數不比於超矣邈即引洪與語大異之

乃使詣兗州刺史劉岱

岱字公山

豫州刺史孔

伋

伋字公緒

遂皆相善邈既先有謀約會超至

定議乃與諸牧守大會酸棗設壇場將盟  
既而更相辭讓莫敢先登咸共推洪洪乃  
攝衣升壇操血而盟曰漢室不幸皇綱失  
統賊臣董卓乘釁縱害禍加至尊毒流百  
姓大懼淪喪社稷翦覆四海兗州刺史岱

豫州刺史卬陳留太守邈東郡太守瑁

橋瑁

也廣陵太守超等糾合義兵並赴國難

糾收

也凡我同盟齊心一力以致臣節隕首喪

元必無二志有渝此盟俾墜其命無克遺



育

左傳曰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廷要言曰皆獎王室無相害也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墜其師無

克祚國也

皇天后土祖宗明靈實皆鑒之洪辭

氣慷慨聞其言者無不激揚自是之後諸軍各懷遲疑莫適先進遂使糧儲單竭兵衆乖散時討虜校尉公孫瓚與大司馬劉虞有隙超乃遣洪詣虞共謀其難行至河閒而值幽冀交兵行塗阻絕因寓於袁紹紹見洪甚奇之與結友好以洪領青州刺史前刺史焦和好立虛譽能清談時黃巾

羣盜處處颶起而青部殷實軍革尚衆和

欲與諸同盟西赴京師未及得行而賊已

屠城邑和不理戎警但坐列巫史崇禱羣

神巫女巫也史祝史也崇謂營攢用幣以攘風雨霜雪水旱厲疫於日月星辰山川也禱謂告事

求福也又恐賊乘凍而過命多作陷冰力以

投于河衆遂潰散和亦病卒洪收撫離叛

百姓復安在事二年袁紹憚其能徙爲東

郡太守都東武陽時曹操圍張超於雍丘

甚危急超謂軍吏曰今日之事唯有臧洪

必來救我或曰袁曹方穆而洪爲紹所用  
恐不能敗好遠來違福取禍超曰子源天  
下義士終非背本者也或見制強力不相  
及耳洪始聞超圍乃徒跣號泣並勒所領  
將赴其難自以衆弱從紹請兵而紹竟不  
聽之超城遂陷張氏族滅洪由是怨紹絕  
不與通紹興兵圍之歷年不下使洪邑人

陳琳以書譬洪示其禍福責以恩義

獻帝春秋

曰紹使琳爲書八條責以恩義告喻使降也

洪荅曰隔閭相思發於

寤寐相去步武

爾雅曰武迹也

而趨舍異規其爲愴

恨胡可勝言前日不遺比辱雅況

比頻也

述

叙禍福公私切至以子之才窮該典籍豈  
將闇於大道不達余趣哉是以捐弃翰墨  
一無所酬亦冀遙忖褊心粗識鄙性重獲  
來命援引紛紜雖欲無對而義篤其言僕  
小人也本乏志用中因行役特蒙傾蓋語家  
孔子之鄉與程子相遇於塗傾蓋而語也恩深分厚遂竊大州寧樂  
今日自還接刃乎每登城臨兵觀主人之

旗鼓

洪常寓於紹故謂之主人也

瞻望帳幄感故友之周

旋撫弦搨矢

搨捉也音女卓反

不覺涕流之覆面也

何者自以輔佐主人無以爲悔主人相接過絕等倫受任之初志同大事埽清寇逆共尊王室豈悟本州被侵郡將遣庾請師見拒辭行被拘使洪故君遂至淪滅區區微節無所獲申豈得復全交友之道重虧忠孝之名乎所以忍悲揮戈收淚告絕若使主人少垂古人忠恕之情來者側席去

者克己

來者側席而待之去者克己自責不責人也

則僕抗季札之

志不爲今日之戰矣

吳王餘昧卒欲授弟季札季札逃去見史記也

昔

張景明登壇啗血奉辭奔走卒使韓牧讓

印主人得地後但以拜章朝主賜爵獲傳

之故不蒙觀過之貸而受夷滅之禍

英雄記云

袁紹使張景明郭公則高元才等說韓馥使讓冀州與紹然則馥之讓位景明亦有其功其餘未詳也

呂奉先討卓來奔請兵不獲告去何罪復

見斫刺

魏志呂布傳曰布破張燕軍而求益兵衆將士鈔掠紹患忌之布覺其意從紹求去

英雄記布求還洛紹假布領司隸校尉外言當遣內欲殺布明日當發紹遣甲士三十人辭以送布止於

帳側布僞使人於帳中鼓箏紹兵卧無何出帳去而  
兵不覺夜半兵起亂斫布牀被謂已死明旦紹訊問  
知布尚在乃開城門布遂引去

劉子璜奉使踰時辭不獲命

畏君懷親以詐求歸可謂有志忠孝無損

霸道亦復僵尸麾下不蒙虧除慕進者蒙

榮違意者被戮此乃主人之利非遊士之

願也是以鑒戒前人守死窮城亦以君子

之違不適敵國故也

左傳云公山不狃曰君子違不適讎國杜預注云違

也奔亡足下當見久圍不解救兵未至感婚

姻之義推平生之好以爲屈節而苟生勝

守義而傾覆也昔晏嬰不降志於白刃南

史不曲筆以求存

崔杼殺齊莊公欲劫晏子與盟以戟拘其頸劍承其心晏

子曰劫吾以刃而失其意非勇也崔杼遂釋之事見晏子左傳曰大史書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也

故身

傳圖象名垂後世況僕據金城之固驅士

人之力散三年之畜以爲一年之資斥困

補之以悅天下何圖築室反耕哉

左傳曰楚子圍宋築

室反耕杜預注曰築室於宋反兵耕田示無還意也

但懼秋風揚塵伯珪

馬首南向

伯珪公孫瓚字

張揚飛燕旅力作難

魏志曰張



揚字稚叔雲中人也以武勇給并州爲從事何進令  
於本州募兵得千餘人因留上黨擊山賊進敗揚遂  
以所將兵攻上黨仍略諸縣衆至數千又與袁紹合  
張燕常山人本姓褚黃巾起燕合聚少年爲羣盜衆  
萬人博陵張牛角立起衆次廕陶牛角爲飛矢所中  
且死告其衆曰必以燕爲帥角死衆奉燕故改姓張  
燕僞悍捷速過人軍中號爲飛燕衆至百萬號曰黑山後助公孫瓚與紹爭冀州也

北鄙將

告倒縣之急股肱奏乞歸之記耳

股肱猶手足也言北

邊有倉卒之急股肱之臣將告歸自救耳

主人當鑒戒曹輩反旌退

師何宜久辱盛怒暴威於吾城之下哉足

下譏吾恃黑山以爲救獨不念黃巾之合

從邪昔高祖取彭越於鉅野

前書彭越將其衆居鉅野中無

所屬漢王乃使人賜越將軍印使下濟陰以擊楚也

光武創基兆於綠林

卒能龍飛受命中興帝業苟可輔主興化

夫何嫌哉況僕親奉璽書與之從事行矣

孔璋足下徼利於境外臧洪投命於君親

吾子託身於盟主

盟主謂袁紹也

臧洪策名於長

安子謂余身死而名滅僕亦笑子生死而

無聞焉本同末離努力努力夫復何言紹

見洪書知無降意增兵急攻城中糧盡外

無援救洪自度不免呼吏士謂曰袁紹無

道所圖不軌且不救洪郡將洪於大義不

得不死念諸君無事空與此禍

與音預

可先

城未破將妻子出將吏皆垂泣曰明府之

於袁氏本無怨隙今爲郡將之故自致危

困吏人何忍當捨明府去也初尚掘鼠煮

筋角後無所復食主簿啓內厨米三斗請

稍爲饘粥

杜預注左傳曰饘糜也音之延反

洪曰何能獨甘

此邪使爲薄糜徧班士衆又殺其愛妾以

食兵將兵將咸流涕無能仰視男女七八

十人相枕而死莫有離叛城陷生執洪紹  
盛帷幔大會諸將見洪謂曰臧洪何相負  
若是今日服未洪據地瞋目曰諸袁事漢  
四世五公可謂受恩今王室衰弱無扶翼  
之意而欲因際會觖望非翼

前書音義曰觖猶翼也觖音羌

患反

多殺忠良以立姦威洪親見將軍呼張

陳留爲兄則洪府君亦宜爲弟而不能同  
心戮力爲國除害坐擁兵衆觀人屠滅惜  
洪力劣不能推刃爲天下報仇

公羊傳曰事君猶事父也

父受誅子復  
鮮推刃之道

何謂服乎紹本愛洪意欲屈服

赦之見其辭切知終不爲用乃命殺焉洪

邑人陳容少爲諸生親慕於洪隨爲東郡

丞先城未敗洪使歸紹時容在坐見洪當

死起謂紹曰將軍舉大事欲爲天下除暴

而專先誅忠義豈合天意臧洪發舉爲郡

將柰何殺之紹慙使人牽出謂曰汝非臧

洪疇空復爾爲容顧曰夫仁義豈有常所

蹈之則君子背之則小人今日寧與臧洪

同日死不與將軍同日生也遂復見殺在  
紹坐者無不歎息竊相謂曰如何一日戮  
二烈士先是洪遣司馬二人出求救於呂  
布比還城已陷皆赴敵死

論曰雍丘之圍臧洪之感憤壯矣想其行  
跡且號東甲請舉誠足憐也夫英雄之所  
趣舍其與守義之心異乎若乃締謀連衡  
懷詐筭以相尚者蓋惟利執所在而已況  
偏城旣危曹表方穆洪徒指外敵之衡以

解倒縣之會忿憤之師兵家所惡

前書相上書

中教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於已不得已

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勝憤怒者

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

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其人衆欲見威於敵者謂之

暴兵兵暴者滅此非

但人事分天道也可謂懷哭秦之節存荆

荆未聞也

吳破楚申包胥如秦乞師立依於庭牆而哭日夜不絕聲旬餘不入口七日秦

師乃出以車五百乘救楚敗吳兵於稷事見左傳及史記言滅洪徒守節致死不能如包胥之存楚也

贊曰先零擾疆鄧崔奔涼胡懷令圖再全

益才蓋勳抗董終然允剛洪懷偏節力屈

忠楊

後漢書列傳卷第四十八





列傳卷第四十九 范曄 後漢書五十九

唐章懷太子賢注

張衡

張衡字平子南陽西鄂人也

西鄂縣故城在今鄧州向城縣

南有平子墓及碑在焉崔瑗之文也

世爲著姓祖父堪蜀郡太

守衡少善屬文游於三輔因入京師觀太

學遂通五經貫六藝雖才高於世而無驕

尚之情常從容淡靜不好交接俗人永元

中舉孝廉不行連辟公府不就時天下承

平日久自王侯以下莫不踰侈衡乃擬班固兩都作二京賦因以諷諫精思傳會十年乃成文多故不載大將軍鄧騭奇其才累召不應衡善機巧尤致思於天文陰陽

歷算常耽好玄經

拒譚新論曰揚雄作玄書以爲玄者天也道也言聖賢制

法作事皆引天道以爲本統而因附續萬類王政人事法度故宓戲氏謂之易老子謂之道孔子謂之元而揚雄謂之玄玄經三篇以紀天地人之道立三體有上中下如禹貢之陳三品三三而九因以九九八十一故爲八十一卦以四爲數數從一至四重累變易竟八十一而徧不可損益以三十五著撰之玄經五千餘言而謂崔瑗曰吾觀太玄方知子雲傳十二篇也

妙極道數乃與五經相擬非徒傳記之屬

使人難論陰陽之事漢家得天下二百歲

之書也

子雲當哀帝時著太玄經自漢初至哀帝二百歲也

復二百歲殆

將終乎

自中興至獻帝一百八十九年也

所以作者之數必

顯一卅常然之符也漢四百歲玄其興矣

自此已上並衡與崔瑗書之文也

安帝雅聞衡善術學公車

特徵拜郎中再遷爲太史令

漢官儀太史令屬太常秩六百

石也

遂乃研覈陰陽妙盡璇機之正作渾天

儀著靈憲筭罔論言甚詳明

漢名臣奏曰蔡邕曰言天體者

有三家一曰周髀二曰宣夜三曰渾天宣夜之學絕無師法周髀術數具存考驗天狀多所違失故史官不用唯渾天者近得其情今史官所用候臺銅儀則其法也靈憲序曰昔在先王將步天路用定靈軌尋緒本元先準之于渾體是爲正儀故靈憲作興順帝衡集無筭罔論蓋網絡天地而筭之因名焉

初再轉復爲太史令衡不慕當世所居之官輒積年不徙自去史職五載復還乃設

客問作應間以見其志云

間非也衡集云觀者觀余去史官五載而

復還非進取之勢也唯衡內識利鈍操心不改或不我知者以爲失志矣用爲間余余應之以時有遇否性命難求因茲以露有間余者曰蓋聞前哲首

務務於下學上達佐國理民有云爲也

語論

曰孔子曰下學而上達注云下學人事上知天命也朝有所聞則夕行之

立功立事式昭德音

尚書曰立功立事可以永年逸詩曰祈招之愔愔式

昭德音式用也昭明也

是故伊尹思使君爲堯舜而民

處唐虞彼豈虛言而已哉必旌厥素爾

尚書

伊尹曰予弗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旌明也素猶志也

咎單巫咸寔

守王家

咎單巫咸並殷賢臣也尚書曰咎單作明居又曰巫咸保乂王家也

申伯樊

仲實幹周邦服袞而朝介圭作瑞

申伯申國之伯也樊

仲仲山甫也爲樊侯並周宣王之卿士詩大雅曰維申及甫維周之翰注翰幹也服袞謂申伯爲冢宰服袞冕之服也又曰錫爾介圭以作爾寶注云寶瑞也圭長尺二寸謂之介也

厥跡不朽

垂烈後昆不亦不歟且學非以要利而富

貴萃之貴以行令富以施惠惠施令行故

易稱以大業易繫詞曰盛德大業至矣哉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也質以

文美實由華興器賴彫飾爲好人以輿服

爲榮吾子性德體道篤信安仁約已博藝

無堅不鑽以思世路斯何遠矣論語曰篤信好學又曰仁

者安仁又曰鑽之彌堅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曩滯日官今又原之日官

史官也左傳曰天子有日官爾雅曰原再也雖老氏曲全進道若退

然行亦以需老子曰曲則全枉則正又曰夷道若類進道若退易雜卦曰需不進也

必也學非所用術有所仰故臨川將濟而

舟楫不存焉徒經思天衢內昭獨智固合

理民之式也故嘗見謗于鄙儒

天衢天道也言徒銳思作

靈憲渾天儀等也深厲淺揭隨時爲義曾何貪於支

離而習其孤技邪

揭褰衣也音丘例反詩邈風曰深則厲淺則揭爾雅曰由

帶以上爲厲由腓以下爲揭言遭時制宜遇深水則厲淺則揭也易隨卦隨時之義大矣哉莊子曰朱汭

曼學屠龍於支離益單千金之家三年技成而無所用技音渠綺反責衡何獨妙思於機巧者也參

音輪可使自轉木雕猶能獨飛已垂翅而

還故棲盍亦調其機而銛諸

垂翅故棲謂再爲史官也盍何



後漢列傳四十九

不也銛利也諸之也間者言衡作三輪木雕尚能飛轉已乃垂翅故棲何不調其機關使利而高飛邪傳

子曰張衡能令昔有文王自求多福詩大雅文王篇曰永

言配命自人生在勤不索何獲左傳曰人生在勤勤則不匱又

曰不索何獲曷若卑體屈已美言以相刺勝剋

也衡集作美鳴于喬木乃金聲而玉振之詩

雅曰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喻求仕遷於高位振揚德音如金玉之聲孟子曰金聲而

振王用後勲雪前吝婢恨不柔以意誰靳也

吝恥也左傳曰宋公靳之應之曰是何觀同而杜預注云戲而相愧曰靳

見異也君子不患位之不尊而患德之不

崇不恥祿之不黜而恥智之不博

方言曰凡物盛而多

齊宋之郊謂之黜音和果反

是故藝可學而行可力也天

爵高懸得之在命

孟子曰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

也案此謂天子高懸爵位得者在命也

或不速而自懷或羨旃而

不臻

速召也懷來也旃之也

求之無益故智者面而不

思

面借也

貼身以徼幸固貪夫之所爲未得

而豫喪也

貼危也

枉尺直尋議者譏之盈欲

虧志孰云非羞

孟子陳代問孟子曰枉尺而直尋若可爲也孟子曰昔齊景公

田招虞人以旌不到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如不待招而往何哉且夫枉尺而直尋者以利言也如以

利則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爲歟趙岐注云志士守義者也君子困窮故虞人不得其招尚不往如何君子不得其招而妄見也尺小尋大不可枉大就小而以要利也於心有猜則簋

飧饌舖猶不屑餐旌瞽以之

猜嫌也簋食器也飧音孫詩云

有蒙簋飧饌音仕卷反舖音補故反並謂食也屑猶介也以用也爰旌瞽餓人也一作爰精目列子曰東方有人焉曰爰旌目將有適也而餓於道狐丘父之盜曰丘見而下壺飧以舖之爰旌目三舖而後能視曰子何爲者也我狐父之人丘也爰旌目曰譖汝非盜邪吾義不食子之食也兩手據地而歐之不出喀喀而死喀而

意之無疑則兼金盈百而不嫌辭孟

軻以之

孟子陳臻問曰前於齊王餽兼金一百而

則今受之非也孟子曰皆是也當在宋也子將遠行遠行者必以瞋子何爲不受若於齊則未有處也無

處而餽之是貨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乎趙岐  
注云兼金好金也價兼倍於惡者故曰兼金一百百  
鎰也二十兩爲鎰贖送行者贈賄之禮也在齊時無  
事於義未有所處也義無所處而餽之是以貨賄所  
取我欲使我懷惠也士或解衽褐而襲黼黻或委雷築

而據文軒者度德拜爵量績受祿也

解衽褐謂

霽戚也委雷築謂傳說也衽音常主反方

言曰自開而西謂檐褊短者謂之衽也輸力致

庸受必有階

受或作爰

渾元初基靈軌未紀吉

凶紛錯人用臃朦

臃朦言未晤也

黃帝爲斯深慘

有風后者是焉亮之察三辰於上跡禍福  
乎下經緯歷數然後天步有常則風后之

爲也

史記曰黃帝迎日推策舉風后力牧以理人順天地之紀幽明之占又曰旁羅日月星辰

春秋內事曰黃帝師於風后風后善於伏羲氏之道故推演陰陽之事藝文志陰陽流有風后十三篇也

當少昊清陽之末實或亂德人神雜擾不

可方物重黎又相顓頊而申理之日月即

次則重黎之爲也

帝王紀曰少昊字清陽國語楚觀射父曰少暉之義也九

黎亂德人神雜糅不可方物顓頊承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人重少昊氏之子

黎顓頊氏之子人各有能因藝授任鳥師別名四叔

三正官無二業事不竝濟

左傳鄭子曰少暉鳥師而鳥名鳳鳥

氏歷正也玄鳥氏司分也伯趙氏司至也青鳥氏司啓也丹鳥氏司閉也又晉蔡墨曰少暉氏有四叔曰

重曰該曰脩曰熙實能金木及水使重爲句芒該爲  
蓐收脩及熙爲玄冥四叔分主三正言其不兼業也

晝長則宵短日南則景北

夏至日北極而影短晝六十刻夜四十刻

十刻冬至日南極而影長夜六十刻晝四十刻也易通卦驗日冬至晷長丈三尺夏至晷長尺五寸謂立

八尺表之陰也

天且不堪兼況以人該之

該備

夫玄龍

迎夏則陵雲而奮鱗樂時也涉冬則涵泥

而潛蟠避害也

說文曰龍鱗蟲之長能幽能明能小能巨能短能長春分而登

天秋分而入川言出入有時也賈逵注國語曰涵亂也涵音骨

公旦道行故制

典禮以尹天下懼教誨之不從有人不理

尹正也道行言道得申也流俗本作行道者非也

仲尼不遇故論六經

以俟來辟

辟君也公羊傳曰孔子制春秋以俟後聖也

恥一物之不

知有事之無範所考不齊如何可

衡集考一字作丁

丁當也

夫戰國交爭戎車競驅君若綴旒人

無所麗

麗附也公羊傳曰君若贅旒然旒旒旒也言爲下所執持西東也

燭武

縋而秦伯退師

燭之武鄭大夫也縋懸繩於城而下也左傳曰秦伯圍鄭鄭伯

使燭之武夜縋而出

魯連係箭而聊城弛柝

魯仲連齊人也時燕將守聊城仲連爲書係箭射聊城

則合橫來則離安危無常要在說夫

張儀說諸

侯連和事秦爲橫蘇秦說諸侯連兵拒秦爲從蘇秦往則從合張儀來則從離

咸以得人

爲臯不矢士爲尤

臯猶勝也猶六博得臯則勝

故樊噲披帷

入見高祖

前書曰樊噲沛人也封舞陽侯高帝嘗病惡見人卧禁中詔戶者無得入噲乃

排闥直入流涕曰獨不見趙高之事乎帝笑而起也

高祖踞洗以對酈生

前書曰沛公方踞牀令兩女子洗足而見酈食其食其曰必欲聚徒合義兵誅無道不宜踞見長者於是

沛公輟洗謝之

當此之會乃龍鳴而鼉應也

喻君臣相感也

焦贛易林曰龍鳴歧野鼉應於泉也

故能同心戮力勤恤人隱

隱病也國語曰勤恤人隱而除其害也

奄受區夏遂定帝位皆

謀臣之由也故一介之策各有攸建子長

謀之爛然有第

前書音義曰謀譜第也與牒通司馬遷字子長作史記著功臣



等傳刪然各  
有第序也

夫女魃北而應龍翔洪鼎聲而

軍容息

也女魃旱神也北猶退也應龍能興雲雨者

應龍攻之翼州之野應龍蓄水蚩尤請風伯雨師從  
大風雨黃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遂殺蚩尤妖不得  
復上所居不雨妖亦魃也音步末反聲或

溽暑至

而鷦火棲寒冰沍而龜鼃蟄

棲息也禮記月  
令曰季夏土潤

溽暑鷽火午之宿也三月在午六月在酉言當季夏之時鷽火退於酉沍凝也

今也皇澤

宣洽海外混同萬方億醜并質共劑若修

成之不暇尚何功之可立

并質劑猶今分支契也  
并共猶言交通也周

禮曰凡賁買者質劑焉大市以質小市以劑鄭玄注  
去兩書一札同而別之長曰質短曰劑劑音子隨反

立事有三言爲下列下列且不可庶矣奚

異其二哉

左傳魯叔孫豹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杜預注云立德黃帝

堯舜也立功禹稷也立言史佚周任臧文仲

于茲搢紳如雲儒士成

林及津者風攄失塗者幽僻遭遇難要趨

偶爲幸世易俗異事執舛殊不能通其變

而一度以揆之

易繫詞曰通其變使人不倦也

斯契船而求劍

守株而伺兔也

契猶刻也呂氏春秋曰楚人有涉江者其劍自舟中墜於水遽契其

舟曰是吾劍所從墜也舟已行而劍不行若此求劍不亦惑乎韓子曰宋人有耕者田中有株兔走觸之

折頸而死因釋耕守株異復得兔爲宋國笑也

冒愧逞願必無仁以繼

之有道者所不履也越王句踐事此故厥

緒不永

史記曰越王句踐先吳興師吳王聞之悉發精兵擊越敗之於夫椒越王乃以餘兵

五千人保棲於會稽此為冒愧逞願自取敗也

捷徑邪至我不忍以投

步干進苟容我不忍以歛肩

捷疾也歛斂也音翕孟子曰阿

意事貴脅肩所尊俗之情也歛亦脅也

雖有犀舟勁楫猶人涉

印否有須者也

前書曰羌戎弓矛之兵器不犀利音義曰今俗謂刀兵利為犀

犀堅也詩衛風曰招招舟子人涉印否人涉印否印須我友印我也須待也鄭玄注云人皆涉我友未至

我獨待而不涉言室家之道非得所適貞女不行非得禮義婚姻不成喻仕當以道不求妄進也

姑

亦奉順敦篤守以忠信得之不休不獲不

吝

姑且也休美也吝恥也

不見是而不惛居下位而不

憂允上德之常服焉

惛猶悶也易曰不見是而無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

又曰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也

方將師天老而友地典與

之乎高睨而大談孔甲且不足慕焉稱殷

彭及周聃

帝王紀曰黃帝以風后配上台天老配中台五聖配下台謂之三公其餘知天

規紀地典力牧常先封胡孔甲等或以爲師或以爲將藝文志陰陽有地典六篇殷彭即老彭殷賢人也

睨視也高視大談言不同流俗衡集作矢談矢亦直也義亦通也

與世殊技固孤

是求

技巧也音伎本或作拔誤也

子憂朱泚曼之無所用

吾恨輪扁之無所教也

輪扁謂爲輪者名扁也扁音皮殄反莊子曰輪

後漢書卷四十六

扁對齊桓公曰斷輪之法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疾不徐得之於手而應之於心口不能言也

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子亦不能受之於臣言平曼屠龍既無所用輪扁斷輪亦不能教人也平音匹萌

反子覩木雕獨飛慙我垂翅故棲吾感去

鼃附鴟悲爾先笑而後號也鼃蝦蟆也音胡  
媯反周易旅上

九曰先笑斐豹以斃督燔書禮至以掖國作而後號咷

銘左傳曰晉欒盈復入於晉欒氏之力臣曰督戎國  
人懼之斐豹謂范宣子曰苟焚丹書我殺督戎宣

子曰而殺之所不請於君焚丹書者有如日乃殺之杜注曰蓋豹犯罪沒爲官奴以丹書其罪左傳衛伐

邢禮至與國子巡城掖以赴外殺之禮至自爲銘曰余掖殺國子莫余敢止國子邢正卿禮至本衛人仕

邢爲大夫掖謂挾之而投於城外也衡集豹字作隸也弦高以牛餽退敵

墨翟以縈帶全城

左傳曰秦師襲鄭及滑鄭商人弦高將市於周遇之以牛

十二犒師曰寡君聞吾子將出於弊邑敢犒從者秦孟明曰鄭有備矣滅滑而還墨子曰公輸般爲雲梯以攻宋墨子解帶爲城以牒爲械公輸般九攻墨子九拒公輸之攻盡墨子之守有餘楚王曰善哉吾請

無攻宋矣

貫高以端辭顯義蘇武以禿節效貞

貫高趙相也端猶正也獨正言趙王不反高帝賢而赦之蘇武使匈奴中杖節卧起節毛盡落並見前書

蒲且以飛矰逞巧詹何以沈鉤致精

列子曰蒲

且子之弋弱弓纖繳乘風振之連雙鵠於青雲之際又曰詹何以獨繭絲爲綸芒針爲鉤荆篠爲竿剖粒爲餌引盈車之魚周禮曰矰矢用弋射鄭玄注云結繳於矢謂之矰矰高也

弈秋以碁

局取譽王豹以清謳流聲

弈圍局也碁即所執之子秋名也孟

子曰奔秋通國之善奔者又曰  
王豹處於淇而河西善謳也  
僕進不能參名於

二立退又不能羣彼數子  
二立謂太上立德其次立功也上云

立事有三言爲下列下列且不可庶況其二哉故言  
不能參名於二立也臣賢案古本作二立流俗本及

衡集立字多作匹非也  
數子謂斐豹以下也  
愍三墳之既積惜八索

之不理  
左傳曰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孔安國以爲三墳五典三皇之書八

卦之說謂之八索此以下言不  
能立德立功唯欲立言而已  
庶前訓之可鑽

聊朝隱乎柱史  
前書東方朔曰首陽爲拙柱下爲工應劭曰老子爲周柱下史

朝隱終身無  
患是爲上也  
且韞櫝以待價踵顏氏以行止

論語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櫝而藏諸求善賈而沽  
諸子曰我待價者也又子謂顏回曰用之則行捨之

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

曾不慊夫晉楚敢告誠於知己

孟子曾子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也慊猶羨也音苦簞

反陽嘉元年復造候風地動儀以精銅鑄

成負徑八尺合蓋隆起形似酒尊飾以篆

文山龜鳥獸之形中有都柱傍行八道施

開發機外有八龍首銜銅丸下有蟾蜍張

口承之

蟾蜍蝦蟇也蟾音時占反蜍音時諸反

其牙機巧制皆

隱在尊中覆蓋周密無際如有地動尊則

振龍機發吐丸而蟾蜍銜之振聲激揚伺



者因此覺知雖一龍發機而七首不動尋其方面乃知震之所在驗之以事合契若神自書典所記未之有也嘗一龍機發而地不覺動京師學者咸怪其無徵後數日驛至果地震隴西於是皆服其妙自此以後乃令史官記地動所從方起時政事漸損權移於下衡因上疏陳事曰伏惟陛下宣哲克明繼體承天中遭傾覆龍德泥蟠

傾覆謂順帝爲太子時廢爲濟陰王蟠音薄寒反今廣雅曰蟠曲也揚雄方言曰未升天龍謂之蟠

乘雲高躋磐桓天位誠所謂將隆大位必

先倥傯之也

倥音口弄反倥音子弄反埤蒼曰倥倥窮困也亦謂順帝被廢時也親

履艱難者知下情備經險易者達物僞

左傳

曰晉侯在外十九年矣險阻艱難備嘗之矣人之情僞盡知之矣

故能一貫萬機

靡所疑惑百揆允當庶績咸熙宜獲福祉

神祇受譽黎庶而陰陽未和灾眚屢見神

明幽遠冥鑒在茲福仁禍淫景響而應因

德降休乘失致咎天道雖遠吉凶可見近

世鄭蔡江樊周廣王聖皆爲效矣

事具官者傳

故恭儉畏忌必蒙社稷奢淫諂慢鮮不夷

戮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也夫情勝其性流

遷忘反性者生之實情者性之欲性善情惡情勝則荒淫也豈唯不肖中

才皆然苟非太賢不能見得思義故積惡

成釁罪不可解也向使能瞻前顧後援鏡

自戒則何陷於凶患乎楚辭曰瞻前而顧後兮援鏡自戒謂引前事以

為鏡而自戒勸也韓詩外傳曰明鏡所以照形往古所以知今貴寵之臣衆所

屬仰其有愆尤上下知之褒美譏惡有心

皆同故怨讟溢乎四海神明降其禍辟也

辟罪也音  
頻亦反

頃年雨常不足思求所失則洪範

所謂僭恒陽若者也

恒常也若順也孔安國注洪範云君行僭差則常陽

順之常陽則多旱也

懼羣臣奢侈昏踰典式自下逼上

用速咎徵又前年京師地震土裂

順帝永建三年

正月京師地震也

裂者威分震者人擾也君以靜唱

臣以動和威自上出不趣於下禮之政也

竊懼聖思厭倦制不專已恩不忍割與衆

共威威不可分德不可共洪範曰臣有作

威作福王食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天鑒孔

明雖疎不失災異示人前後數矣而未見

所革以復往悔

革改也復反也

自非聖人不能無過

願陛下思惟所以稽古率舊勿令刑德八

柄不由天子

周禮太宰以八柄詔王馭羣臣一曰爵二曰祿三曰子四曰置五曰生六

日奪七日廢八曰誅

若恩從上下事依禮制禮制脩則

奢僭息事合宜則無凶咎然後神望允塞

灾消不至矣初光武善識及顯宗肅宗因

祖述焉自中興之後儒者爭學圖緯兼復

附以詆言衡以圖緯虛妄非聖人之法乃

上疏曰臣聞聖人明審律歷以定吉凶重

之以卜筮雜之以九宮

易乾鑿度曰太一取其數以行九宮鄭玄注云

太一者北辰神名也下行八卦之宮每四乃還於中央中央者地神之所居故謂之九宮天數大分以陽出以陰入陽起于子陰起於午是以太一下九宮從坎宮始自此而從於坤宮又自此而從於震宮又自此而從於巽宮所以從半矣還息於中央之宮既又自此而從於乾宮又自此而從於兌宮又自此而從於艮宮又自此而從於離宮行則周矣上遊息於經太一之星而反紫宮行起從坎宮始終於離宮也

天驗道本盡於此或觀星辰逆順寒燠所

由或察龜策之占巫覡之言

前書曰齊肅聰明者神或降之

在男曰覡在女曰巫覡音胡歷反

其所因者非一術也立言

於前有徵於後故智者貴焉謂之識書識

書始出蓋知之者寡自漢取秦用兵力戰

功成業遂可謂大事當此之時莫或稱識

若夏侯勝眭孟之徒以道術立名其所述

著無識一言劉向父子領校祕書閱定九

流亦無識錄成哀之後乃始聞之

眭弘字孟魯國蕃人

也昭帝時以明經爲議郎夏侯勝字長公東平人好  
洪範五行傳說宣帝時爲太子太傅又成哀時有詔  
使劉向及子歆於祕書校定經傳諸子等九流謂儒  
家道家陰陽家法家名家墨家縱橫家雜家農家見  
藝文志並

無識說也

尚書堯使鮪理洪水九載績用不

成鮌則殛死禹乃嗣興

殛誅死也

而春秋識云

共工理水凡讖皆云黃帝伐蚩尤而詩識

獨以爲蚩尤敗然後堯受命春秋元命包

中有公輸班與墨翟事見戰國非春秋時

也

衡集云班與墨翟並當子思時出仲尼後也

又言別有益州益州

之置在於漢世

前書武帝始置益州

其名三輔諸陵

世數可知至於圖中訖于成帝一卷之書

互異數事聖人之言執無若是殆必虛僞

之徒以要世取資往者侍中賈逵擅識互



異三十餘事諸言識者皆不能說至於王莽篡位漢世大禍八十篇何爲不戒則知圖讖成於哀平之際也且河洛六藝篇錄已定後人皮傳無所容篡

衡集上事云河洛五九六藝四九謂

八十一篇也傳音附臣賢案衡集云後人皮傳無所容竄又揚雄方言曰秦晉言非其事謂之皮傳謂不深得其情核皮膚淺近強相傳會也後人不達皮膚之意流俗本多作頗傳者誤也無所容竄謂不容妄有加增也莊子曰竄句籍辭續漢書亦作竄本作篡者義亦通也

永元中清河宋

景遂以歷紀推言水災而僞稱洞視玉版

遂甲開山圖曰禹遊於東海得玉珪碧色長一尺二寸圓如日月以自照自達幽冥言宋景歷紀推知水

灾非洞視玉版所見也

或者至於弃家業入山林後皆

無效而復采前世成事以爲證驗至於永

建復統則不能知

永建順帝即位年也復統謂廢而復立言識家不論也

此皆欺世罔俗以昧執位情僞較然莫之

糾禁且律歷卦候九宮風角數有銜效世

莫肯學而競稱不占之書

謂競稱識書也

譬猶畫

工惡圖犬馬而好作鬼魅誠以實事難形

而虛僞不窮也

韓子曰客爲齊王畫者問畫孰難對曰狗馬最難孰易鬼魅最

易狗馬人所知也故難鬼魅無形故易也

宜收藏圖識一禁絕之則

朱紫無所眩典籍無瑕玷矣後遷侍中帝

引在帷幄諷議左右嘗問衡天下所疾惡

者官官懼其毀已皆共目之衡乃詭對而

出閭閥恐終爲其患遂共讒之衡常思圖

身之事以爲吉凶倚伏幽微難明乃作思

立賦立道也德也老子曰  
立之又立衆妙之門以宣寄情志其辭曰

仰先哲之立訓兮雖彌高其弗違立訓道  
德之訓

也論語顏回  
曰仰之彌高匪仁里其焉宅兮匪義迹其焉

追論語孔子曰里仁爲美宅不  
處仁焉得知里宅皆居也潛服膺以永靚

兮綿日月而不衰

說文曰膺匈也禮記曰服膺拳拳而不息靚音才性反前

書音義曰靚與靜同

伊中情之信脩兮慕古人之貞節

脩謂自脩爲善也楚辭曰苟中情其好脩兮

竦余身而順止兮遵繩

墨而不跌

竦企立也禮記曰爲人臣止於恭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

於信跌蹉也音徒結反繩墨諭禮法也楚辭曰遵繩墨而不頗

志團團以應懸

兮誠心固其如結

團團垂兒也詩曰心之憂矣如或結之

旌性行

以制佩兮佩夜光與瓊枝

旌明也夜光美玉瓊枝玉樹以諭堅

貞也楚辭曰折瓊枝以繼佩也

矯幽蘭之秋華兮又綴之以

江薜

案薜音租緩反字書亦纂字也纂繫也諸家音並戶珪反誤也江薜香草也本草經曰薜

蕪一名江蘿即芎藭苗也楚辭曰扈江蘿與薜芷兮紉秋蘭以爲佩皆取芬芳以象德也美襲

積以酷裂今允塵邈而難虧襲積衣褊也酷裂香氣盛也司

馬相如曰酷裂淑郁又曰襲積褰黻允信也塵久也邈遠也虧猶歇也衣服芬芳久而不歇以喻道德著

美幽而既姱麗而鮮雙兮非是時之攸珍

姱音口瓜反王逸注楚詞曰姱好也攸所也言德雖美好而時人不珍也奮余榮而莫

見兮播余香而莫聞幽獨守此穴陋兮敢

怠皇而舍勤怠惰也皇暇也舍廢也幸二八之選虞兮

喜傳說之生躬尚前良之遺風兮恫後辰

而無及二八八元八愷也選遇也音五故反虞虞舜也尚慕也恫痛也音通辰時也痛已後

時而不何孤行之煢煢兮子不羣而介立感

鸛鷺之特棲兮悲淑人之稀合山海經曰女

采名曰鸛見則天安寧又曰九疑山有五采之鳥名鷺淑善也特獨也言靈鳥既獨棲善人亦少合也

彼無合其何傷兮患衆僞之冒真旦獲讞

于羣弟兮啓金滕而乃信旦周公也讞謗也信音申成王立周

公攝政其弟管叔蔡叔等謗言云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乃誅二叔秋大孰未獲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

成王與大夫啓金滕之書乃得周公所自以爲功覽代武王之策方信周公忠於國家也事見尚書

蒸民之多僻兮畏立辟以危身蒸衆也僻邪也辟法也詩

曰人之多僻無自立辟也曾煩毒以迷或兮羌孰可與言

已曾重也羌發語辭也言已之志無可爲言之也私湛憂而深懷勞思

續紛而不理湛音沈續紛亂貌也願竭力以守義兮雖

貧窮而不改執雕虎而試象兮貼焦原而

跟止彫虎有文也臨臨也焦原原名也跟足踵也尸子曰中黃伯曰我左執大行之優右執彫

虎唯象之未試吾或焉有力者則又願爲牛與象自謂天下之義人也惡乎試之曰夫貧窮大行之優也

跡賤者義之彫虎也吾曰試之矣又曰莒國有名焦原者廣尋長五十步臨百刃之谿莒國莫敢近也有

以勇見莒子者獨却行刺踵焉此所以服莒國也夫義之爲焦原也高矣此義所以服一世也衡言輕履

仁義不避險難亦足以服一代之人也庶斯奉以周旋兮要既

死而後已左傳史克曰奉以周旋不敢失墜論語孔子曰死而後已不亦遠乎俗遷

渝而事化兮泯規矩之園方

化變也泯滅也

珍蕭

艾於重笥兮謂蕙芷之不香

蕭蒿也笥篋也蕙芷並香草也

貴蕭艾喻任小人謂蕙芷爲不香喻弃賢人也

斥西施而弗御兮羈要

裹以服箱

斥遠也西施越之美女也要音於皎反裹音奴了反呂氏春秋曰要裹古之駮

馬也服駕也箱車也言疎遠美女又以駮馬駕車並喻不能用賢也

行陂僻而獲志

兮循法度而離殃

離被也

惟天地之無窮

兮何遭遇之無常不抑操而苟容兮譬臨

河而無航

航船也孫卿子曰偷合苟容以持祿周書陰符曰四輔不存若濟河無舟矣

欲巧笑以干媚兮非余心之所嘗襲溫恭



之散衣兮披禮義之繡裳

襲重也周禮與青謂之散五色

曰辨貞亮以爲聲兮雜技藝以爲珩

說文辨

交織也音蕭珍反禮記曰男聲革革聲絲鄭玄注云鞞小囊盛悅巾也珩佩玉也

昭綵藻

與雕琢兮璜聲遠而彌長

璜佩玉也爾雅曰半璧曰璜言佩服

之美喻道德之盛也

淹棲遲以恣欲兮耀靈忽其西藏

淹久也棲遲遊息也耀靈日也楚辭曰耀靈安藏言年歲之蹉跎也

恃已知而華子

兮鵲鵲鳴而不芳

已知猶知已也華榮也子鵲鳥名喻護人也

廣雅曰鵲鵲布穀也楚辭曰恐鵲鵲之先鳴兮使夫百草爲之不芳王逸注云以喻讒言先至使忠直之

士被罪也言恃知己以損榮反遇讒而見害也

冀一年之三秀兮道白

露之爲霜

三秀芝草也楚辭曰采三秀於山閒說文曰道迫也方秀遇霜喻似賢被讒也

時疊疊而代序兮疇可與乎比伉

疊疊進貌也謂四時

更進而代序疇誰也伉偶也伉協韻音苦郎反

咨妒嫫之難並兮想依

韓以流亡

咨歎也妒忌也嫫美也音胡故反楚辭曰嫫目宜笑言嫉妒者憎惡美人故難

與並也韓謂齊仙人韓終也爲王採藥王不肯服終自服之遂得仙楚辭曰羨韓衆之得一流亡謂流遁

亡去也

恐漸冉而無成兮留則蔽而不章心

猶與而狐疑兮即歧趾而攄情

歧趾山足也周文王所居

也文君爲我端著兮利飛遁以保名

文君文王

也端正也楚辭曰詹尹端策拂龜周易遁卦上九曰肥遁無不利淮南九師道訓曰遁而能飛吉孰大焉

歷衆山以周流兮翼迅風以揚聲

遁卦上艮

艮爲山故曰歷衆山從二至四爲巽巽爲風故曰翼迅風也

二女感於崇岳兮

或冰折而不營

遁上九變而爲咸咸感也咸卦艮下兌上從二至四爲巽與兌

爲二女也崇岳謂艮也從三至五爲乾易說卦曰乾爲冰兌爲毀折陽不求陰故曰冰折而不營也天

蓋高而爲澤兮誰云路之不平

乾變爲兌乾爲天兌爲澤

故曰夫爲澤言天高尚爲澤誰云路之不平言可行也

勔自強而不息兮

蹈玉階之嶢嶢

勔勉也乾爲金玉故曰玉階嶢嶢高峻兒嶢音堯嶢音士耕反

懼筮氏之長短兮鑽東龜以觀祢

左傳晉卜人曰

筮短龜長不如從長言筮之未盡復以龜卜之也遇

周禮龜人掌六龜之屬東龜曰果屬其色青也

九臯之介鳥兮怨素意之不逞

詩小雅曰鶴鳴九臯注云

臯澤中溢水出所爲也自外數至九喻深遠也介耿介也龜經有棲鶴兆也言卜得鶴兆也逞快也協韻

音丑貞反

遊塵外而瞥天兮據冥翳而哀鳴

瞥視

也音普列反冥翳高遠也

鵙鶚競於貪婪兮我脩絜以益

榮

鵙鶚鷺鳥也以喻讒佞也

子有故於玄鳥兮歸母氏而

後寧

子謂衡也有故於玄鳥謂卜得鶴兆也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汝縻之

言子歸母氏然後得寧猶且遇賢君方享爵祿勸衡求聖君以仕之也

占旣吉而無

悔兮簡元辰而俶裝

悔惡也元辰吉辰也俶整也

旦余沐

於清原兮晞余髮於朝陽

晞乾也朝陽日也爾雅曰山東曰朝

陽楚辭曰朝濯髮於陽漱飛泉之瀝液今咀石  
谷夕晞余身乎九陽也

菌之流英瀝液微流也咀嚼也羆鳥舉而魚躍

兮將往走乎八荒羆飛也音許緣反走猶赴也音奏八荒八方荒遠地也淮

南子曰登大山履石封以望八荒過少皞之窮野今問三丘

乎句芒帝王紀曰少昊邑于窮桑都曲阜故或謂之窮桑帝地在魯城北衡欲往東方故先

過窮桑之野三丘東海中三山也謂蓬萊方丈瀛州句芒木正東方之神也何道真之

淳粹兮去穢累而票輕道真謂道德之真莊固幽通賦曰矧沈躬

於道真不澆曰淳不雜曰粹票音匹妙反猶飄飄也登蓬萊而容與兮鼇

雖抃而不傾鼇大龜也列子曰勃海之東有大壑焉其中有五山一曰岱輿二曰

負嶠三曰方壺四曰瀛洲五曰蓬萊隨波上下往還  
不得暫峙仙聖訴於帝使巨鼇十五舉首而戴之迭  
爲三番六萬歲一交焉五山始不動拊音  
皮媛反楚辭曰鼇戴山拊說文拊拊手也 留瀛洲

而採芝兮聊且以乎長生

東方朔十洲記曰瀛洲在東海之東

上生神芝仙草有王石膏出泉如酒味名之爲王酒飲之令人長生也

憑歸雲而遐

逝兮夕余宿乎扶桑

扶桑日所出在湯谷中其桑相扶而生見淮南子

噲青岑之玉醴兮餐沆瀣以爲糧

爾雅曰山小而高曰

岑郭璞注曰言岑崟也楚辭曰餐六氣而飲沆瀣王逸注云沆瀣夜半氣也糧或作糧

發昔

夢於木禾兮穀崐崘之高岡

山海經曰崐崘墟在西北方八

百里高萬仞上有木禾長五尋大五圍昔夜也穀生也衡此夜夢禾生於崐崘山之上即下文云抨巫咸

作占夢舍嘉秀以爲數是也衡集注及近代注解皆云昔日夢至木禾今親往見焉是爲發昔夢也臣賢案衡之此賦將往走乎八荒以後即先往東方次往南方乃適西方此時正在湯谷扶桑之地崦嵫乃西方之山安得已往崦嵫見木禾乎良由尋究不精致斯謬耳

朝吾行於湯谷

兮從伯禹於稽山

湯谷日所出也孔安國注尚書曰禹代鯀爲崇伯故稱伯

吳越春秋曰禹登茅山大會計理國之道故更名其山曰會稽也

集羣神之執王

兮疾防風之食言

左傳曰禹合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國語仲尼曰昔

禹致羣神於會稽之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客曰敢問誰爲神仲尼曰山川之守足以紀綱天下者其守爲神食言謂後指長沙以邪徑兮存重華至也爾雅曰食僞也

乎南鄰

長沙今潭州也從稽山西南向長沙故云邪徑存猶問也重華舜名葬於蒼梧在長

沙南故云  
南鄰也

哀二妃之末從兮翩儻處彼湘瀕

二妃舜妻堯女娥皇女英翩連翩也儻弃也瀕水涯也劉向列女傳曰舜陟方死於蒼梧二妃死於江湘之閒俗謂之湘君相夫人也禮記云舜葬蒼梧二妃不從也

流目覩夫衡阿

兮睹有黎之圯墳痛火正之無懷兮託山

陂以孤魂

衡阿衡山之曲也黎顓頊之子祝融也盛為高辛氏之火正葬於衡山圯毀也盛

弘之荊州記云衡山南有南正重黎墓楚靈王時山崩毀其墳得營丘九頭圖焉

愁蔚蔚

以慕遠兮越邛州而愉敖

河圖曰天有九州八紀地有九州八

柱東南神州曰晨土正南邛州曰深土西南戎州曰滔土正西兗州曰開土正中冀州曰白土西北柱州曰肥土北方玄州曰成土東北咸州曰隱土正東揚州曰信土愉樂也敖游也

躋日中于



昆吾兮憩炎天之所陶

淮南子曰日至于是謂正中高誘注云昆吾丘名在南方憩息也東方朔神異經曰南方有揚

火山長四十里廣四五里晝夜火然陶猶炎熾也揚

芒燦而絳天兮水泫泫而涌濤

芒光芒也字林曰燦飛火

也音必遙反泫音胡犬反

溫風翕其增熱兮怒

鬱邑其難聊

溫風炎風也淮南子曰南方之極自北戶之外南至委火炎風之野

二萬二千里怒音奴

顧羈旅而無友兮余安能

乎留茲

顧獨也音苦骨反不能留此將復西行也

顧金天而歎息

兮吾欲往乎西嬉

金天氏西方之帝少暉也嬉戲也

前祝融

使舉麾兮纚朱鳥以承旗

纚繫也音山綺反朱鳥鳳也楚辭曰

鳳皇翼其承旗也

疆建木於廣都兮拓若華而躊躇

疆次也拓猶折也淮南子曰建木在廣都若木在建木西末有十日其華照地山海經曰廣都之野后稷

葬焉楚辭曰折若木以拂日躊躇猶徘徊也躊音直流反躊音直余反

超車轉於西

海兮跨汪氏之龍魚聞此國之千歲兮曾

焉足以娛余

山海經曰軒轅之國在窮山之際其不壽者八百歲龍魚在其北一曰蝦

魚有神巫乘此以行九野一曰鼈魚在汪野北其爲魚也如鯉魚白人之國在龍魚北也

思九

土之殊風兮從蓐收而遂徂

九土九州也蓐收西方神也徂

往也欲還中土也

欬神化而蟬蛻兮朋精粹而爲徒

欬疾貌也音許勿反蛻音稅說文曰蟬蛻蛻所解皮也言去故就新若蟬之蛻也朋猶侶也粹美也蹶

白門而東馳兮云台行乎中野

騷音厥鄭玄注禮記云騷

行處之貌也淮南子曰自東北方曰方土之山曰蒼  
門東方曰東極之山開明之門東南方曰波母之山  
曰陽門南方南極之山曰暑門西南方曰編駒之山  
曰白門西方曰西極之山曰閭闔之門西北方曰不  
周之山曰幽都之門北方曰北極之山曰寒門凡八  
極之雲是雨天下八門之風是節寒暑爾雅曰台我  
也野協韻亂弱水之漚浹兮逗華陰之湍渚  
音神渚反

正絕流曰亂山海經曰崐崙之丘其下有弱水之川  
環之注云其水不勝鳥毛漚浹流貌也逗止也華陰  
華山之北也臨

號馮夷俾清津兮櫂龍舟以

河故云湍渚者

濟子

號呼也聖賢冢墓記曰馮夷者弘農華陰潼鄉隄首里人服八石得水仙爲河伯龍魚河

圖曰河伯姓呂名公子夫人姓馮名夷俾使也清靜  
也津濟度處靜之使無波濤也櫂櫂也淮南子曰龍

舟鷁首浮吹  
以虞予我也  
會帝軒之未歸兮悵相伴而延

佇  
帝軒黃帝也鑄鼎於湖在今湖城縣與河華相近未歸謂黃帝得仙升天神靈未歸相伴猶徘徊也

咽河林之蓁蓁兮偉關雎之戒女  
四音許

雅曰咽息也蓁蓁茂盛貌山海經云北望河林其狀如蓍偉美也詩國風曰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

女君子好仇衡觀黃靈詹而訪命兮摻天道  
河洲而思之也

其焉如  
黃靈黃帝神也爾雅曰詹至也訪謀也摻求也曰近信而遠疑

兮六籍闕而不書  
曰黃帝答言也六籍六經也神遠昧其

難覆兮疇克謨而從諸  
達道也爾雅曰覆審也疇誰也謨謀也

牛哀病而成虎兮雖逢昆其必噬  
昆兄也淮南子

曰昔公牛哀病七日化而為虎其  
兄塊之虎搏而殺之不知其兄也  
斃令殪而尸亡

今取蜀禪而引世也  
斃令蜀王名也今音靈殪死

王本紀曰荆人斃令死其尸流亡隨江水至上至成都  
見蜀王杜宇杜宇立以為相杜宇號望帝自以德不  
如斃令以其國禪之號開明帝下至  
五代有開明尚始去帝號復稱王也  
死生錯而不

齊兮雖司命其不晰  
錯交錯也司命天神也春  
秋佐助期曰司命神名為

滅黨長八尺小鼻望羊多疑癰瘦通  
於命運期度晰明也暢韻音之逝反  
實號行於代

路兮後膺祚而繁庶  
實謂孝文實皇后也繁庶  
茂盛也呂太后時出官人

以賜諸王實姬家在清河願如趙近家遺官者吏必  
置我趙伍中官者忘之誤置代伍中姬涕泣不欲往  
相強乃行至代代王獨幸實姬生景帝後立  
為皇后景帝生十四子後至光武中興也  
王肆

侈於漢庭兮卒銜恤而絕緒

王謂孝平王皇后莽之女也前

書聘以黃金二萬斤遣劉歆奉乘輿法駕迎后于第及莽篡位后常稱疾不朝會莽誅后自投火中而死恤憂也詩小雅曰出則銜恤絕緒言無後也

尉尨眉而郎潛兮逮三

葉而遺武

尉謂都尉顏駟也尨蒼雜色也遺遇也漢武故事曰上至郎署見一老郎鬚眉

皓白問何時爲郎何其老也對曰臣姓顏名駟以文帝時爲郎文帝好文而臣好武景帝好老而臣尚少陛下好少而臣已老是以三葉不遇也上感其言擢爲會稽都尉也

董弱冠而司

袞兮設王隧而弗處

董賢字聖卿哀帝時爲大司馬年二十二袞三公服

也時哀帝令爲賢起家至尊無以加及帝崩王莽殺賢於獄中左傳曰晉侯請隧曰王章也禮記曰二十

曰弱冠也

夫吉凶之相仍兮恒反側而靡所穆

負天以悅牛兮賢亂叔而幽主

穆魯大夫叔孫豹也謚曰

穆牛謂賢牛豹之子也幽閉也大夫稱主左傳曰叔孫豹奔齊宿於庚宗遇婦人而私焉至齊夢天壓己弗勝顧而見人號之曰牛助余乃勝之及後還魯庚宗之婦人獻以雉曰余子長矣召而見之則所夢也遂使爲醫有寵及穆子遇疾賢牛欲亂其室曰文斷夫子疾病不欲見人牛不進食穆子遂餓而死

祛而忌伯兮聞謁賊而寧后

文晉文公也祛袂也忌怨也伯

謂伯楚也謁告也賊謂呂甥冀芮等寧安也后文公也初晉獻公使寺人勃鞞伐公於蒲城公踰垣勃鞞斬其祛及公入國呂生冀芮謀作亂伯楚知之以告公公會秦伯于王城殺呂却伯楚勃鞞字也事見國語

通人聞於好惡兮豈愛惑之能剖

通人謂穆

子文公等聞於好惡謂初悅賢牛後以餓死始怨勃鞞終能告賊剖分也言通人尚聞於好惡況愛寵昏

惑者豈能分之言  
嬴適識而戒胡  
今備諸外而發內

嬴秦姓也  
適猶發也  
謂始皇發識云亡秦者胡乃使  
蒙恬北築長城以爲外備而不知胡亥竟爲趙高所

殺秦氏遂亡是發內  
或輦賄而違車  
今孕行產而爲對

輦運也  
違避也  
車謂張車子也有夫婦夜田者天帝  
見而矜之問司命曰此可富乎司命曰命當貧有張

車子財可以借而與之期曰車子生急還之田者稍  
富及期夫婦輦其賄以逃同宿有婦人夜生子問名

於其父父曰生車閒名車子其家  
自此之後遂大貧敝見搜神記  
慎竈顯於言

天兮占水火而妄誅  
爾雅曰誅告也左傳曰日  
有食之梓慎曰將水叔孫

昭子曰旱也後果大旱又曰宋衛陳鄭將火鄭大夫  
裨竈請瓘弮玉瓚饗火子產弗予竈曰不用吾言鄭

又將火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  
非爾所及遂不與亦不復火也  
梁叟患夫黎丘



兮丁厥子而事乃親所睇而弗識兮矧幽

冥之可信

梁叟梁國之老人也丁當也睇視也矧況也呂氏春秋曰梁北有黎丘鄉鄉有

丈人往市醉而歸者黎丘奇鬼效其子之狀而道苦之丈人醒謂其子曰吾爲而父我醉女道苦我何故其子泣曰必奇鬼也丈人明日之市醉其真子迎之丈人拔劍而刺之事音側利反前書音義曰江東人以物掃地中爲事也

母綿孳以滓已兮思百憂以自疚

綿孳猶牽制也滓音胡鼎反衡集注云滓引也言勿牽制於俗引憂於已詩曰無思百憂祇自重兮彼

天監之孔明兮用棐忱而佑仁

監視也孔甚也棐輔也忱

誠也佑助也言天之視人甚明唯輔誠信而助仁德也尚書曰天監厥德又曰天威棐忱

湯蠲

體以禱祈兮蒙庖褫以拯人

蠲絜也祈求也爾雅曰庖大也

禱福也帝王紀曰湯時大旱七年殷史卜曰當以人  
禱湯曰必以人禱吾請自當遂齋戒剪髮斷爪以已  
爲牲禱於桑林之社果大雨言蒙天大福  
以拯救人衡集祈字作枋枋祭也禱音斯

景三慮

以營國兮熒惑次於它辰

景宋景公也三慮謂三善言也景公有疾

司馬子韋曰熒惑守心心宋之分野君當祭之可移  
於相公曰相股肱也除心腹之疾而寘之股肱可乎  
曰可移於民公曰民所以爲國無民何以爲君曰可  
移於歲公曰歲所以養人也歲不登何以畜人乎子  
韋曰君善言三熒惑必魏顆亮以從理兮鬼亢  
退三舍見呂氏春秋也

魏顆亮以從理兮鬼亢

回以敝秦

魏顆魏武子之子也亮信也左傳曰晉  
魏顆敗秦師於輔氏獲杜回杜回秦之

力人也初魏武子有嬖妾武子疾命顆曰必嫁是妾  
疾病則曰必以爲殉及卒顆嫁之曰疾病則亂吾從  
其治也輔氏之役顆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躡而顛  
故獲之夜夢之曰余而所嫁婦人之父也爾用先人

治命余是以報也 咎繇邁而種德兮德樹茂乎英六

尚書曰咎繇邁種德注云邁行也種布也英六並國名咎繇能行布道德子孫茂盛封於英六帝王紀皋陶卒葬之於六禹封其少子於六以奉其祀六故城在今壽州安豐縣南也 桑末寄夫

根生兮卉旣彫而已毓

根生謂寄生也言百草至寒皆彫落唯寄生獨

榮於桑之末本草經桑上寄生一名寄屑一名寓末一名宛童以喻咎繇封於英六餘國先滅英六獨存

也 有無言而不讎兮又何往而不復

言咎繇布

德行仁慶流後裔詩曰無言不讎易曰無往不復也

盍遠迹以飛聲兮孰

謂時之可蓄

盍何不也蓄猶待言何不遠遊以飛聲譽誰謂時之可待言易逝也

仰矯首以遙望兮魂愀惘而無疇

愀惘猶愀怳也

偏區中之隘陋兮將北度而宜遊偏迫也行

積冰之磴磴兮清泉汙而不流淮南子曰北

澤窮大海之極有凍寒積水雪雹羣冰之野磴音牛

哀反世本云公輸作石磴說文曰磴磴霜雪之貌也

蓋古字磴與磴通汙音胡故反杜預注左傳云汙閉也寒風淒而永至今

拂穹岫之騷騷立武縮於殼中兮騰蛇蜿

而自糾立武謂龜蛇也曲禮曰前朱爵而後立武

也騷騷協韻音脩糾音古由反魚矜鱗而并凌兮鳥登木而

失條矜竦也并猶聚也凌冰也坐太陰之屏室

兮慨含歎而增愁太陰北方極陰之地也怨

楚詞曰選鬼神於太陰

高陽之相寓今館頴垣而宅幽

曰東北海之外附禺之山帝顓頊與㐁嬭葬焉相  
也寓居也餽屈也音乞鳳反宅幽謂居冥方幽也

地尚書曰宅庸織絡於四裔今斯興彼其何

瘳 庸勞也。繡絡猶繆繆。往來也。瘳，愈也。言勞瘳來四方。經積水，炎火之地，彼此亦何差哉。瘳，成。

或作識絡望寒門之絕垠兮縱余縲乎垠

淮南子曰北極之山曰寒門楚辭曰暉暉兮寒門  
垠音五巾反廣雅曰垠𡵚也𡵚馬韁也音思列反不

周西北方山也迅風瀟其媵我兮驚翩

不翻風也禁疾也音蕭趨協韻音金送也結開之源

屹兮標通淵之琳琳琳音呼加反琳音林亦深

貌也既遊四經重陰乎寂寞兮愍墳羊之潛

方又入地下

深重陰地中也國語曰魯季子穿井獲土缶中有蟲若羊焉使問仲尼仲尼對曰土之怪曰墳

羊追慌忽於地底兮軼無形而上浮

慌忽無形

貌出右密之闇野兮不識蹊之所由

右謂西方

也密山名也山海經曰西北曰密山黃帝取密山之玉策投之鍾山之陰闇幽隱也蹊路也

速

燭龍令執炬兮過鍾山而中休

速召也燭龍北方之神也

山海經曰西北海之外有神人面蛇身而赤其眼及晦視乃明不食不寢是燭九陰是謂燭龍炬可以照

明瞰瑤谿之赤岸兮弔祖江之見劉

瑤谿赤岸

也山海經曰鍾山之東曰瑤岸又曰鍾山其子曰鼓其狀人面而龍身是與欽碼殺祖江于崑崙之陽焉

音都爾雅曰劉毅也聘王母於銀臺兮羞王芝以療飢

王母西王母也銀臺仙人所居也羞進也本草經曰白芝一名玉芝戴勝慙其既歡

兮又謂余之行遲山海經曰崑崙之丘有人戴勝虎齒有尾穴處名曰西王

母慙相傳音宜觀反杜預注左傳慙發語之音也臣賢案張揖字詒慙笑貌也鳴之別體音許近反與此

義合也載太華之王女兮召洛浦之宓妃詩含

神霧曰太華之山上有明星王女主咸姢麗以蠱

媚兮增嫫眼而娥眉姢好也音古巧反蠱音野謂妖麗也嫫音胡故反好

貌也楚辭曰舒妙婧之纖腰兮揚雜錯之桂

徽婧音財性反謂妍婧也桂音圭婦人之上服爾雅曰婦人之徽謂之褱郭璞注云即今之香纓

也離朱脣而微笑兮顏的礪以遺光

的礪明也

遺光言光彩射人也

獻環珉與璵璠兮申厥好以玄黃

環珉並玉佩也白虎通曰修道無窮即佩環能本道德即佩珉也玄黃謂繒綺也尚書曰厥篚玄黃言王

女宓妃等既獻環珉又贈以繒綺也雖色豔而賂美兮志浩盪

而不嘉

賂或作貽浩蕩廣大也言不以玉女及雙贈遺爲美也楚辭曰怨靈脩之浩蕩

雙

材悲於不納兮並詠詩而清歌

雙材謂玉女宓妃也即上

文所謂二女感於崇岳也

歌曰天地烟煴百卉含葩鳴鶴

交頸睢鳩相和處子懷春精魂回移

烟煴氣也易繫

辭曰天地烟煴張揖字詒曰葩古花字也處子處女也懷思也莊子曰綽約若處子詩曰有女懷春如



何淑明忘我實多

淑善也詩曰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將荅賦

而不暇兮爰整駕而亟行

賦謂王女所歌詩也亟疾也音紀力

反即上所謂冰折不營也

瞻崑崙之巍巍兮臨滎河之洋洋

洋伏靈龜以負坻兮亘螭龍之飛梁

山海經曰

河出崑崙西北崑崙曲也爾雅曰小汊曰坻謂水中高地以龜負之可以架橋也亘猶橫度也廣雅曰無

角曰螭龍也

登閬風之曾城兮掛不死而爲牀

閬風山名在崑崙山上楚詞曰登閬風而緘馬淮南子曰崑崙山有曾城九重高萬一千里上有不死樹在其

四今以不死木爲牀也

屑瑤縈以爲糗兮斟白水以爲漿

漿

瑤瓊也楚辭曰屑瑤縈以爲糗糗音居于反謂酌也河圖曰崑崙山出五色流水其白水

東南流入中  
國名爲河也  
抨巫咸以占夢兮  
迺貞吉之元

符

抨使也音普耕反又補耕反巫咸神巫也山海經曰大荒之中有靈山巫咸巫彭巫謝等十巫

衡既夢禾禾今故令  
滋令德於正中兮  
合嘉秀

以爲敷

滋茂也淮南子曰昏張中則務種穀說文曰禾嘉穀也至二月始生八月而孰得時

之中故  
謂之禾  
既垂穎而顧本兮  
爾要思乎故居

穎穠也本禾本也言禾既垂穗顧本人亦當思故居也淮南子曰孔子見禾三變始於粟生於苗成於穠

乃歎曰我其首禾乎高誘注  
云禾穠向根君子不忘本也  
安和靜而隨時兮

姑純懿之所廬

姑且也懿美也廬猶居也

戒庶寮以夙

會兮僉恭職而並迓

僉皆也迓迎也

豐隆軫其震

霆兮列缺畢其照夜

豐隆雷也軒聲也音昔耕反震霆霹靂也霆音庭列

缺電也畢光也

雲師韃以交集兮凍雨沛其灑塗

師雲

屏翳也雲陰兒音徒感反爾雅曰暴雨謂之凍沛

兩兒也塗協韻音徒故反楚辭曰使凍雨兮灑塵轆

瑯輿而樹葩兮擾應龍以服輅

輅音魚綺反兩雅曰載轡

謂之轆郭璞注云轆輓上環也轡所貫也瑯以玉飾車也樹立也葩華也於車上建華蓋擾馴也廣雅曰

有翼曰應龍也

百神森其備從兮屯騎羅而星布

周頌

曰懷柔百神森東兒也屯聚也

振余袂而就車兮脩劒揭以

低昂

脩長也揭低昂兒也

冠𡔷𡔷其映蓋兮佩綖纒

以輝煌

𡔷音五各反一作岌並冠高兒也映蓋謂冠與車蓋相映也綖音林纒音離盛兒也

輝音胡本  
反光兒也

僕夫儼其正策兮八乘攄而超驤

八乘八龍也楚辭曰駕  
八龍之蜿蜒攄猶騰也

氛旄溶以天旋兮蜺旌

飄而飛揚

注楚辭曰溶廣大兒也蜺雌虹也

撫

軫軛而還睨兮心灼藥其如湯

軫音零說文  
曰車輻間橫

木也楚辭曰倚結軫兮太息軛音之是反杜子春注  
周禮云軛兩轆也說文云車輪小穿也還睨顧瞻也

藥音鑠熱兒也言顧  
瞻鄉國而心熱也

羨上都之赫戲兮何迷故

而不忘

上都謂天上也赫戲盛兒也衡旣徧歷四  
海方欲遊於天上故云何不忘其故居而

苦迷惑

左青瑊以捷芝兮右素威以司鉦

青瑊

青文龍也捷堅也音巨偃反芝蓋也素威白武也  
禮記曰左青龍而右白武說文曰鉦鐙也似鈴也

前

長離使拂羽兮委水衡乎玄冥

長離即鳳也水衡官名主

水官也玄冥水神也司馬相如大人賦曰前長離而後裔皇也

屬箕伯以函風

兮激泆忍而爲清

箕伯風師也函猶舍也泆清也泆音它典反忍音乃典反

楚辭曰切泆忍之流俗王逸注曰泆忍垢濁也

曳雲旗之離離兮鳴玉

鸞之颺言颺

鸞鈴也在鑣颺聲也音嚶楚辭曰鳴玉鸞之啾啾也

涉清霄而

升遐兮浮蔑蒙而上征

霄雲也蔑蒙氣也蒙音莫孔反上征上於天也

揚雄甘泉賦曰浮蔑蒙而擻天

紛翼翼以徐戾兮焮回回其

揚靈

翼翼飛兒戾至也回回光兒楚辭曰皇剡剡其揚靈王逸注云揚其光靈也

叫帝

闔使闔扉兮覲天皇于瓊宮

闔主門者天皇天帝也揚雄甘

臬賦曰選巫  
咸兮帝閭聆廣樂之九奏兮展洩洩以彤

彤

史記曰趙簡子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游于鈞天廣樂九奏左傳鄭莊公賦大隧之中其樂

也融融姜出賦大隧之外其樂也洩洩彤與融同也考理亂於律鈞兮意

建始而思終

詩序曰太平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律十二

律也樂叶圖衡曰聖人承天以立均宋均注曰均長八尺施絃以調六律也建立也衡言聽九奏之樂考政化之得失而思其終始也惟盤逸之無斁兮懼樂往而

哀來

盤樂也逸縱也斁厭也音亦又音徒故反素古度字也莊子曰樂未畢也哀又繼之

素

撫弦而餘音兮大容吟曰念哉

素素女也史記曰太帝使

素女鼓五十絃琴大容黃帝樂師也念哉戒逸樂也既防溢而靜志兮迨

我暇以翱翔

溢滿也迨及也翱翔將遠逝也

出紫宮之蕭蕭

兮集大微之閭闔

紫宮太微並星名也蕭肅清也閭闔明大也

命王

良掌策駟兮踰高閣之鏘鏘

史記曰天駟旁一星曰王良高

閣閣道星也史記曰絕漢抵營室曰閣道鏘鏘高兒也

建罔車之幕幕兮

獵青林之芒芒

罔車畢星也幕幕罔兒青林天苑也

彎威弧之

撥刺兮射罽冢之封狼

弧星名也易曰弧矢之利以威天下撥音方割

反刺音力達反撥刺張弓兒也罽冢山也封大也狼星名河圖曰罽冢之精上爲狼星

觀壁

壘於北落兮伐河鼓之磅礪

壁東壁也史記曰羽林天軍西爲壁

壘旁大星爲北落牽牛北爲河鼓磅礪聲也磅音普郎反礪音郎

乘天潢之汎汎

兮浮雲漢之湯湯

史記曰王良旁有八星絕倚漢曰天潢雲漢曰天河也

倚

招搖攝提以低回玆流兮察二紀五緯之

綢繆適皇

招搖攝提星名也玆音居流反低回玆流回轉之兒二紀日月也五緯五星也

綢繆相次之兒也適皇行兒也

偃蹇夭矯嫵以連卷兮雜沓

叢頽颯以方驤

嫵音孚萬反卷音拳並翺翔自恣之兒也

械汨

颯

戾沛以罔象兮爛漫麗靡蘋以迭湯

械音一六

反汨音于筆反颯音遼沛音普蓋反並疾兒也蘋小也蘋音亡小反湯徒郎反

凌驚雷之

硠礚兮弄狂電之淫裔

硠礚電聲也硠音康礚音苦蓋反淫裔電

兒也狂疾也

踰庖瀕於宕冥兮貫倒景而高厲

音庖



亡孔反湏胡孔反孝經援神契曰天度濛濛宋均注  
云濛濛未分之象也說文曰宕過也冥幽冥也貫穿  
也前書谷永上書曰登遐倒景音義曰在日月  
之上日月反從下照故其景倒也屬陵厲也 廓

盪盪其無涯兮乃今窮乎天外據開陽而

頽盼兮臨舊鄉之暗藹春秋運斗樞曰北斗第六星爲開陽頽音俯暗

藹遠兒也暗音烏感反悲離居之勞心兮情悄悄而思

歸說文曰悄悄憂也音於緣反詩國風曰勞心悄悄也塊眷眷而屢顧

兮馬倚輶而徘徊輶輶也音於緣反雖遨游以媮樂兮

豈愁慕之可懷媮音通侯反懷安也出閭闔兮降天

塗乘飈忽兮馳虛無閭闔天門雲霏霏兮繞

余輪風眇眇兮震余旗纁聯翩兮紛暗曖

倏眩眩兮反常間

倏忽也眩音縣眩音混疾兒也常間故里

收疇

昔之逸豫兮卷淫放之遐心

謂初遊於四方天地之間以自

淫放今改悔也

脩初服之娑娑兮長余珮之參參

楚辭曰退將復修吾初服王逸注云修吾初始清絜之服也娑娑衣兒參參長兒

文章煥

以粲爛兮美紛紜以從風御六藝之珍駕

兮遊道德之平林

以六藝爲車而駕之也以道德爲林而遊之也

結

典籍而爲罟兮歐儒墨而爲禽

罟網也音古儒家子思孟

軻孫卿等墨家謂墨翟胡非尹佚等

玩陰陽之變化兮詠雅頌

之微音嘉曾氏之歸耕兮慕歷陵之欽

舉據曰歸耕者曾子之所作也曾子事孔子十餘年晨覺眷然念二親年衰養之不備於是援琴鼓之曰

往而不反者年也不可得而再事者親也歔歔歸耕來日安所耕歷山盤乎歛盞山兒盞音吟共

夙昔而不貳兮固終始之所服也夕惕若

厲以省愆兮懼余身之未勅也共音恭易曰君子終日乾

乾夕惕若厲惕懼也厲病也勅整也苟中情之端直兮莫吾知

而不愆愆慙也音女六反墨無爲以凝志兮與仁

義平消搖老子曰上德無爲不出戶而知天下兮何

必歷遠以劬勞老子曰不出戶而知天下系曰天長地久

歲不留俟河之清祇懷憂

系繫也老子曰天長地久左氏傳曰

俟河之清人壽幾何也

願得速度以自娛上下無常窮

六區

六區謂四方上下也

超踰騰躍絕世俗颺颺神

舉逞所欲天不可階仙夫希栢舟悄悄吝

不飛

階升也論語曰夫子之不可及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仙夫仙人也詩鄴風曰栢舟言仁而

不遇也其詩曰汎彼栢舟亦汎其流憂心悄悄愠于羣小靜言思之不能奮飛鄭玄注云舟載度物者也

今不用而與衆物汎汎然俱流水中諭仁人不用而與羣小並列悄悄憂兒也且不遇於君猶不忍奮翼

而飛去吝惜也衡亦不遇其時而爲官者所讒故引以自諭也

松喬高跼孰能

離結精遠遊使心攜

松赤松子也喬王子喬也列仙傳曰赤松子神

農時雨師服水王敎神農能入火自燒至岷嶓山上  
常止西王母石室隨風上下王子喬周靈王太子晉  
也好吹笙作鳳鳴遊伊洛間道士浮丘公接上嵩高  
山三十餘年後來於山上見桓良曰告我家七月七  
日待我緌氏山頭果乘白鵠住山顛望之不得到舉  
手謝時人數日去字林曰峙踞也謂得仙高踞也離  
附也攜也

回志竭來從玄謀

竭去也音丘列反謀或作謀謀亦謀也音

基字

從其獲我所求夫何思永和初出爲河間

相

河間王名政

時國王驕奢不遵典憲又多豪右

共爲不軌衡下車治威嚴整法度陰知姦  
黨名姓一時收禽上下肅然稱爲政理規  
事三年上書乞骸骨徵拜尚書年六十二

永和四年卒著周官訓詁崔瑗以爲不能

有異於諸儒也又欲繼孔子易說彖象殘

缺者竟不能就所著詩賦銘七言靈憲應

閒七辯巡誥懸圖凡三十二篇

衡集作玄圖蓋玄與懸通

永初中謁者僕射劉珍校書郎劉駒駱等

著作東觀撰集漢記因定漢家禮儀上言

請衡參論其事會並卒而衡常歎息欲終

成之及爲侍中上疏請得專事東觀收檢

遺文畢力補綴

衡表曰臣仰幹史職敢微官守竊貪成訓自忘頑愚願得專於

東觀畢力於紀記竭思於補闕俾有漢休烈比又長於天地並光明於日月燭示萬嗣永永不朽也

條上司馬遷班固所叙與典籍不合者十

餘事

衡集其略曰易稱宓戲氏王天下宓戲氏沒神農氏作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史遷獨

載五帝不記三皇今宜并錄又一事曰帝系黃帝產青陽昌意周書曰乃命少暉清清即清陽也今宜實

定又以爲王莽本傳但應載篡事而已至

於編年月紀災祥宜爲元后本紀又更始

居位人無異望光武初爲其將然後即真

宜以更始之號建於光武之初書數上音

不聽及後之著述多不詳典時人追恨之

論曰崔瑗之稱平子曰數術窮天地制作

侔造化

瑗撰平子碑文也

斯致可得而言歟推其圍

範兩儀天地無所蘊其靈

易繫辭曰範圍天地之化王弼注云

擬範天地而周備其理也謂作渾天儀也

運情機物有生不能參其

智

機物謂作候地動儀等

故智思引淵微人之上術記

曰德成而上藝成而下

禮記文也

量斯思也豈

夫藝而已哉何德之損乎

損減也言藝不減於德一也

贊曰三才理通人靈多蔽

三才天地人言人雖與天地通爲三才而

性靈多蔽罕能知天道也

近推形筭遠抽深滯不有玄慮



孰能昭晰

玄鑑深也  
晰音制

後漢書列傳卷第四十九

列傳卷第五十上

范曄

後漢書六十

唐章懷太子賢注

馬融

蔡邕

馬融字季長扶風茂陵人也

融集云茂陵人成懽里人也

將

作大匠嚴之子

嚴援兄余之子

爲人美辭貌有俊才

初京兆曄恂以儒術教授隱于南山不應

徵聘名重關西

三輔決錄注曰恂字季直好學善屬文隱於南山之陰

融從

其遊學博通經籍恂奇融才以女妻之永

初二年大將軍鄧騭聞融名召爲舍人非

其好也遂不應命客於涼州武都漢陽界

中會羌虜颯起邊方擾亂米穀踴貴自關

以西道殣相望

左傳曰叔向去道殣相望杜注云餓死爲殣也音覲

融既

飢困乃悔而歎息謂其友人曰古人有言

左手據天下之圖右手刎其喉愚夫不爲

莊子曰言不以名害其生者所以然者生貴於天下也今

以曲俗咫尺之差滅無貲之軀殆非老莊

所謂也故往應隲召四年拜爲校書郎中

謝丞及續漢書並云爲校書郎又拜郎中也詔東觀典校秘書是時

鄧太后臨朝騰兄弟輔政而俗儒世士以  
爲文德可興武功宜廢遂寢蒐狩之禮息  
戰陳之法故猾賊從橫乘此無備融乃感  
激以爲文武之道聖賢不墜五才之用無

或可廢

五才金木水火土也左傳曰宋子罕曰天生五材人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也

元初二年上廣成頌以諷諫其辭曰

廣成苑在

今汝州梁縣西

臣聞孔子曰奢則不遜儉則固奢儉

之中以禮爲界

界限猶

是以蟋蟀山樞之人

並刺國君諷以太康馳驅之節

詩國風序曰蟋蟀刺晉僖

公也儉不中禮其詩曰無已太康職思其居毛萇注云已甚也鄭箋云君雖當自樂亦無甚太樂欲其用禮以爲節也又序曰山有樞刺晉昭公也有才不能用其詩曰子有車馬弗馳弗驅宛其死矣佗人是愉言僖公以太康貽戒昭公以不能馳驅被譏言文武之道須折衷也樞音謳

夫樂而不

荒憂而不困

左傳曰吳季扎聘於魯魯爲之歌頌季扎曰樂而不荒爲之歌衛曰

憂而不困

先王所以平和府藏頤養精神致之

無疆

韓詩外傳曰人有五藏六府何謂五藏精藏於腎神藏於心魂藏於肝魄藏於肺志藏於

脾此之謂五藏也何謂六府喉咽者量腸之府也胃者五穀之府也大腸者轉輸之府也小腸者受成之府也膽者積精之府也旁光者湊液之府也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故戛擊鳴球

載於虞謨吉日車攻序於周詩

夏敵也音古八反形如伏

獸背上有二十七刻以木長尺櫟之所以止樂擊祝也象桶中有推柄連底搖之所以作樂見三禮圖球玉磬也虞謨舜典也詩小雅曰吉日維戍旣伯旣禱田車旣好四牡孔阜又曰我車旣攻我馬旣同聖

主賢君以增盛美豈徒爲奢淫而已哉伏

見元年已來遭值厄運

元年謂安帝即位年也厄運謂地震大水

雨雹之類

陛下戒懼災異躬自菲薄荒弃禁苑

廢弛樂縣勤憂潛思十有餘年以過禮數

重以皇太后體唐堯親九族篤睦之德陛

下履有虞烝烝之孝外舍諸家每有憂疾

聖恩普勞遣使交錯稀有曠絕時時寧息

又無以自娛樂殆非所以逢迎太和裨助  
萬福也臣愚以爲雖尚頗有蝗蟲今年五  
月以來雨露時澍祥應將至方涉冬節農  
事閒隙宜幸廣成覽原隰觀宿麥收藏因  
講武校獵使寮庶百姓復覩羽旄之美聞  
鍾鼓之音歡嬉喜樂鼓舞疆畔

孟子對齊宣王曰今王頗

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鍾鼓之聲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歟何以能鼓樂也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見羽旄之美欣欣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歟何以能田獵也此無佗與人同樂也

也以迎和氣招致休慶小臣螻蟻不勝區

區職在書籍謹依舊文重述蒐狩之義作

頌一篇并封上淺陋鄙薄不足觀省臣聞

昔命師於韃橐偃伯於靈臺或人嘉而稱

焉

韃以藏箭橐以藏弓韃音紀言反橐音高禮記孔子曰武王剋殷倒載干戈包以獸皮名之曰建橐

鄭注云建讀爲鍵音其蹇反謂藏閉之也此馬鄭異義司馬法曰古者武軍三年不興則凱樂凱歌偃伯

靈臺蒼人之勞告不興也偃休也伯謂師節也靈臺望氣之臺也彼固未識夫雷

霆之爲天常金革之作昏明也

左傳鄭子太叔曰爲刑罰

威獄以類天之震耀殺戮杜注曰雷霆震耀天之威也聖人作刑獄以象類之又宋子罕曰兵之設久矣

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興亂人以廢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自黃炎



之前傳道罔記三五以來越可略聞且區

區之鄠郊猶廓七十里之囿盛春秋之苗

鄠周文王所都孟子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  
爾雅曰春獵爲蒐夏曰苗秋曰獮冬曰狩詩詠

囿草樂奏騶虞  
韓詩曰東有囿草駕言行狩毛詩曰彼茁者葭一發五死于嗟

乎騶虞毛萇注云騶虞義獸也白虎黑文不食生物有至信之德則應之周禮大司樂王大射則奏騶虞

是以大漢之初基也宅茲天邑揔風雨之

會交陰陽之和  
周禮曰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乃建王國焉天邑謂洛

陽揆厥靈囿營于南郊  
揆度也詩大雅曰王在靈囿言作廣成苑

之以比  
徒觀其垆場區宇煇胎曠蕩蘋蘆勿

罔寒豁鬱決

蘋音眇決音烏  
朗反並廣大貌

騁望千里天與

地莽於是周陸環瀆右轡三塗左概嵩嶽

陸音欺於反上林賦曰江河爲陸郭璞注曰因山谷  
遮禽獸曰陸廣雅曰轡視也音馬板反三塗山名在

陸渾縣  
西南

面據衡陰箕背王屋浸以波滢黃

以榮洛

衡陰衡山之北山海經曰雉山澧水出焉  
東曰衡山多青腹地里志云雉縣衡山澧

水所出在今鄧州向城縣北王屋山在今王屋縣北  
周禮曰豫州其浸波滢其川榮洛水經注云滢水出

黃山在今隨州棗陽縣東北又云波水出歇馬嶺即  
應邵所謂孤山波水所出者在今汝州魯山西北榮

水在榮陽  
縣東是也

金山石林殷起乎其中峨峨磴磴

鏘鏘唯唯隆穹槃回嵒峩錯崔

金山金門山  
也水經注云

在澠池縣南石林大石山也一名萬安山在河南郡境薄云洛陽縣南大石山中有雜樹木有祠名大石祠山高二百丈也殷音於謹反磴音五來反神泉雌音徂回反嶠音隅峴音魚軌反並高峻兒

側出丹水涅池怪石浮磬耀焜于其陂爾雅

曰沆泉穴出穴出側出也丹水涅水在今鄧州怪石怪異好石似王者浮磬若泗水中石可以爲磬也耀

焜光其土毛則摧牧薦草芳茹甘荼毛草也左傳云

楚芋尹無字曰食土之毛誰非君臣摧相傳音角摧牧未詳莊子曰麋鹿食薦一曰草稠曰薦茹菜也爾

雅曰荼苦菜也詩曰芘萁芸菹昌本深蒲芘音紫萁

音其爾雅曰幕月爾郭璞注曰即紫萁也似蕨可食芸香草也說文云似苜蓿菹音資都反廣雅曰載菹

也其根似茅根可食昌本昌蒲根也深蒲謂蒲白生深水之中芝芘萁菹芣藢荷

芋渠

芝蒿草也禮記曰芝栢菱楸蒿音而蒿菜花紫葉可食而滑昔音戶官反禮記曰蒿昔粉

榆鄭注云昔蒿類也藁荷苗似薑根色紅紫似芙蓉可食芋渠即芋魁也一名蹲鴟大葉根可食也桂

荏鳧葵格韭菹干

爾雅曰蘇桂荏方言曰蘇亦荏也爾雅曰荏鳧葵葉團似

蓴生水中今俗名水葵爾雅曰荅山葱格與荅古字通菹音子間反即巴菹一名芭蕉于軒干也一名舊

生於水中矣其植物則玄林包竹藩陵蔽京珍林

嘉樹建木叢生

玄猶幽也包叢生也爾雅曰大阜曰陵絕高曰京藩亦蔽也建

木長椿梧栝柏柜柳楓楊

並木名也柜音矩豐楊叶韻音以征反

彤對蔚崙頌慘爽

並林木貌也對音徒對反崙音吟慘音所金反爽叶韻音

生翕習春風含津吐榮鋪于布瀼唯扈蕢

熒惡可殫形

鋪音敷 薤音以 揆反 郭璞注爾雅云草木花初出爲薤與薤通其字

從唯本作從荏者誤也 扈音戶 薤音胡 反字從圭 並花葉貌本或作薤說文云薤黃花也 廣雅曰好色也 熒光也 惡何也音烏

至于陽月陰匿害作百草畢落

林衡戒田焚萊柞木

爾雅曰十月爲陽孫炎注曰純陰用事嫌於無陽故

以名云左傳曰唯正月之朔慝未作杜注云慝陰氣也 害作言陰氣肅殺害於百草也 周禮曰林衡掌巡林麓之禁令又曰牧師掌牧地凡田事贊焚萊除草也 柞音士雅反邪斫木也 周禮柞氏掌攻草木及林麓

然後舉天網頓八紘絜斂九藪之動物

絜臺四野之飛征

絜聚也音子由反 周禮職方氏掌九藪楊州具區荊州雲

夢豫州圃田青州孟諸兖州大野雍州弦蒲幽州獫狁冀州揚紆并州昭余祁鄭玄注云澤無水曰藪動

物謂禽獸也。縲音胡。犬反。又胡串反。說文曰：縲，落也。國語曰：縲於山有罕賈達。注云：縲，還也。臺囊也。音託。四野四方之野。飛征飛走也。鳩之乎茲囿之中山。敦雲移。

羣鳴膠膠鄙駮譟譟子野聽聳離朱目眩

隸首策亂陳子籌昏

鳩聚也。敦音屯。亦積聚也。鄙駮獸奮迅貌也。鄙

音普美反。駮音侯。韓詩曰：駮駮侯侯。或羣或友。眩亂也。叶韻音立。隸首黃帝時善筭者也。陳子陳平善於籌策也。昏亂也。言於時營園煥廓充斥川谷禽獸多不可筭計。

罟罟羅羅彌綸阮澤皋牢陵山

罟音浮。雉網也。罟音浮。雉網也。置兔罟也。

羅羅網也。音力官反。並見爾雅。阮音苦庚反。蒼頡篇曰：阮，瑩也。皋牢猶牢籠也。孫卿子曰：皋牢天下而制

之若制子孫也。諸本有作牢欄者非也。

校隊案部前後有屯甲乙

相伍戊己爲堅

周禮司馬職曰前後有屯甲乙謂相次也伍伍長也戊己居中

爲中堅也

乘輿乃以吉月之陽朔登于䟽鏤之

金路六驕駃之玄龍建雄虹之旌夏揭鳴

鳶之脩撞

陽朔十月朔也䟽鏤謂雕鏤也周遷輿服雜記曰玉路重較也金路玉路形制

如一六駕六馬也續漢志曰天子五路駕六馬驕駃馬名左傳云唐成公有兩驕駃馬周禮曰馬高八尺

曰龍禮記曰孟冬乘玄輅駕鐵驪今此亦順冬氣而乘玄也郭璞注爾雅云虹雙出色鮮盛者爲雄左傳

云舞師題以旌夏杜預注云旌夏大旌也揭舉也音渠列反禮記曰前有塵埃則載鳴鳶鳶鳴也音緣鳴

則風動故畫之於旌旗以候埃塵也撞者旗之竿也音直江反

曳長庚之飛翽載

日月之大常棲招搖與玄弋注枉矢於天

狼

長庚即太白星。音所交反。即旌旗所垂之羽。毛也太常天子所建大旗也。畫之日月周禮云。

日月爲常招搖立弋天狼並星名也。枉矢妖星蛇行有尾目赤畫於旌旗也。

羽毛紛其

彰馳揚金爰而地玉瓊

彰馳羽旌飛揚兒也。彰音必由反。馳音羊救反。

蔡邕獨斷曰金爰者馬冠也。高廣各四寸在馬鬣前。爰音無犯反。一音子公反。瓊馬帶以玉飾之音。襄。

屯田車於平原播同徒於高岡旃旒摻其

如林錯五色以摘光

詩小雅曰我車旣好又曰射夫旣同言徒衆齊同也。

旒亦旂也。音古會反。左傳曰旒動而鼓摻音所金又與森字同。

清氛埃埽野場

誓六師搜雋良

野場謂除其草萊今得驅馳也。左傳曰天子六軍雋良馬之善。

者司徒勒卒司馬平行車攻馬同敎達戒



通

周禮曰司徒若將有軍旅會同田役之戒則受法于司馬以作其衆又曰司馬狩田以旌爲左

右和之門前後有屯百步有司巡其前後鄭注云正其士之行列詩小雅曰我車旣攻我馬旣同毛萇注曰攻堅也同齊也戎事齊力尚強也田獵齊足尚疾也

伐咎鼓撞華鍾獵

徒縱赴榛叢

咎鼓大鼓也音公刀反周禮鼗鼓長尋有四尺

徽嬖霍

弈別驚分奔騷擾聿皇往來交舛紛紛回

回南北東西

嬖音呼獲反並奔馳貌

風行雲轉凶磔隱

訇黃塵勃消闇若霧昏

磔音苦蓋反訇音火宏反並聲也消音烏董反

日月爲之籠光列宿爲之翳昧僇狡課才

勁勇程氣

僇狡勇捷僇音疋妙反

狗馬角逐鷹鷂競鷙

驍騎旁佐輕車橫厲相與陸梁聿皇于中

原綃猥蹠鏃特肩脰字羝撝介鮮散毛族

桔羽羣

綃繫也與胃通音工犬反猥蹠野馬也爾雅曰猥蹠研善外羸猥音昆鏃猶撞也楊

雄方言曰吳楚之間或謂矛爲鏃音楚江反韓詩齊風曰並驅從兩肩兮薛君傳曰獸三歲曰肩脰頸也謂中其頸也脰音豆字羝野羊也臣賢案字書作羝音戶官反與字通桔諸家並古酷反案字書桔從手即古文攪字然後飛鋌電激流矢雨墜各指

謂攪擾也

所質不期俱殪竄伏扔輪發作梧轉

鋌矛也音

市延反周禮曰王弓以授射甲革楫質者鄭注云質正也正音征扔音人證反聲類曰扔摧也言爲輪所摧也梧支梧也音悟謂支著車也轉車軸頭也音衛謂車軸轡而殺之殺及狂擊頭

陷顓碎獸不得彖禽不得瞥

殺亦反也音丁外反顓額也音

盧像走也音丑戀反瞥視也叶韻音疋例反反音殊

或夷由未殊顓猥頓

躓蟬蟬蟬充衢塞隧葩華萍布不可勝

計

夷由不行也楚詞曰君不行兮夷由未殊謂未死蟬音而充反說文曰動也蟬音似林反亦動

貌也若夫執鳥獸殺蟲倨牙黔口大匈哨後緼

巡毆紆負隅依阻莫敢嬰禦

爾雅曰駭如馬倨牙食虎豹黔

黑也周禮考工記曰大匈燿後有力而不能走鄭玄注曰燿讀曰哨哨小也音稍緼巡並行貌也緼音於

粉反孟子曰有衆逐虎虎負隅莫之敢撓撓迫也禦扞也

乃使鄭叔晉婦之

徒睽孤剗刺裸裎袒裼

鄭叔鄭莊公弟太叔段也詩鄭風曰大叔于田

乘乘馬檀褐暴虎獻于公所孟子曰晉人有馮婦者  
善搏虎攘臂下車衆皆悅之睽離也孤獨也謂挺身  
刺獸割亦刺也音苦圭反爾雅曰祖褐肉祖也孟  
子曰祖褐裸裎於我側說文曰裎祖也其字從衣冒

楸柘槎棘枳窮浚谷底幽嶰暴斥虎搏狂

兕獄鬪熊狝封狝

爾雅曰楸山桑也音一染反  
狝斫也音仕雅反嶰謂山澗

也蒼頡篇曰斥大也鬪亦狂也音吉曳反說文曰兕  
似野牛而青色狝音劫古字通封大也狝猪也虛起  
反或輕諄趨悍廋疏婁領犯歷嵩巒陵喬

松履脩橐踔趨枝杪標端尾蒼蜺擠玄援

木產盡寓屬單

諄輕捷也音初稍反趨音丘昭  
反說文曰趨行輕貌廋猶搜

索也廋音所由反字林曰婁山顛也音力于反爾雅  
曰山大而高曰嵩山小而高銳曰巒橐音莫寒反踔

跳也音勑敎反趨音尋謂長技也杪音亡小反標音  
必遙反並木末也雖音以藥反爾雅曰雖印鼻而長  
尾郭璞注曰似獼猴而大黃黑色尾長數尺末有兩  
歧兩則自懸於樹以尾塞鼻零陵南康人呼之音餘  
建平人呼之音相贈遺之遺也又音余救反皆土俗  
輕重不同耳倚音居蠟反說文曰偏引一足也木產  
謂巢栖之類也寓  
屬謂穴居之屬也罕罔合部曹弋同曲類行竝

驅星布麗屬曹伍相保各有分局

罕亦網也相如上林

賦曰戴雲罕續漢志曰將軍有部部下有曲習魚網也音增弋繳射也分音扶問反

增落飛

流纖羅絡縠遊雉羣驚晨鳧輩作翬然雲

起雲爾電落

增弋矢也落與礫同音補何反又補佐反說文曰以石著雉繳也絡縠張

羅貌也縠與幕通翬飛也音揮雲音素洽反廣雅曰雲雨也言鳥中繳如電之落

爾乃蘋

觀高蹈改乘回轅沂恢方撫馮夷策句芒

超荒忽出重陽厲雲漢橫天潢

蕢遠也音名小反田獵既

罷故改乘回轅也左傳曰改乘轅而北之沂上也恢大也馮夷河伯也句芒東方之神也荒忽幽遠也重

陽天也雲漢天河也天潢星也

導鬼區徑神場詔靈保召方

相驅厲疫走蜮祥

靈保神巫也楚辭九歌曰思靈保兮賢姱周禮方相氏掌

執戈揚楯帥百隸以歐疫洪範五行傳曰蜮射人生於南越謂之短狐詩蟲魚疏曰一名射景如鼈三足

今俗謂之水弩也

捐罔兩拂游光枷天狗縹墳羊

音捐

所交反鄭玄注周禮曰捐除也國語曰木石之怪曰蔓罔兩游光神也兄弟八人天狗星名也春秋元命

包曰天狗主守財縹繫也音息列然後緩節舒容反墳羊土之怪其形似羊見家語

裴回安步降集波籊川衡澤虞矢魚陳罟

波籊池籊也前書音義曰籊在池中作室可用栖鳥  
入則捕之又曰折竹以繩綿連禁禦使人不得往來  
也周禮川衡掌川澤之禁令澤虞掌國澤之政令也  
左傳曰魯隱公矢魚于棠矢亦陳也國語曰魯宣公  
夏濫罟於泗川里革斷其罟而弃之曰古者大寒降  
水虞於是登川禽而嘗之於廟行諸國助宣氣也今  
魚方孕又行罟貪無藝也

茲飛宿沙田開古蠱

音翬終葵揚關斧刊重冰撥蟄戶測潛鱗

踵介旅

茲飛則飲飛也呂氏春秋曰荆人飲飛涉  
江中流兩蛟繞其船飲飛拔劍赴江刺蛟

殺之魯連子曰古善漁者宿沙渠子使漁山側雖十  
宿沙子不得魚焉宿沙非暗於漁道也彼山者非魚  
之所生也晏子春秋曰公孫捷田開疆古冶子事景  
公以勇晏子勸景公餽之二桃曰計功而食之公孫

捷持楯而再搏乳虎若捷之功可以食桃田開強曰  
吾仗兵而禦三軍者再可以食桃古冶子曰吾嘗濟  
河鼃銜左驂以入砥柱之流吾逆而百步順流九里  
得鼃頭鶴躍而出可以食桃矣二子皆反其挑契領  
而死古冶子曰二子死之吾獨生不仁亦契領而死  
鼃與冶通翬亦揮也廣雅曰終葵推也關斧斧名也  
刊除也踵猶尋也介謂鱗蟲之屬也旅衆也

逆獵湍瀨湊薄汾撓淪

滅潭淵左挈蔓龍右提蛟鼃春獻王鮪夏

薦鼈鼃

奔音蒲艮反撓奴敎反並入冰兒也淪滅  
謂沒於水中也鼃音壇鮪鱣屬也大者爲

王鮪小者爲叔鮪禮記季春之月天子始乘  
舟薦鮪於寢廟季夏之月令漁師取鼃也

於是

流覽徧照殫變極態上下究竟山谷蕭條

原野嶮嶮上無飛鳥下無走獸虞人植旂



獵者効具車弊田罷旋入禁囿

流覽謂周流觀覽也周禮

曰植虞旌以屬禽鄭注曰植猶樹也曰上樹旗令獲者皆致其禽也又曰車弊獻禽以享杓注曰車弊車

止也嶮音力救反愀音七救反亦蕭條兒也

棲遲乎昭明之觀休息

乎高光之榭以臨乎宏池

宏大也

鎮以瑤臺

純以金堤樹以蒲柳被以綠莎瀼瀼沆漭

錯紵槃委天地虹洞固無端涯大明生東

月朔西陂

純緣也音之丑反蒲亦柳也瀼音胡廣反瀼音養沆音胡朗反漭音莽並水兒

也錯紵交結也紵音之忍反委音於危反虹洞相連也虹音胡貢反朔生也禮記曰大明生於東月生於

西鄭注云大明日也言池水廣大日月出於其中也

乃命壺涿驅水蠱逐

罔螭滅短狐箝鯨鯢

周禮壺涿氏掌除水蠱涿音丁角反蠱音公尸反罔

謂罔兩也螭龍也短狐即蜮也箝音七亦反說文曰刺也周禮鼈人掌以時箝魚鼈龜蜃鄭衆注去箝謂以杖刺泥中搏取之然後方餘皇連舳舟張雲帆施蜺

幃靡颼風陵迅流發櫂歌縱水謳淫魚出

著蔡浮湘靈下漢女游

方猶並也餘皇吳之舳名也見左傳舳小舟也

音渠恭反淮南子曰越舳舳不能無水而浮帆音凡幃帳也音直由反颼疾風也音楚疑反武帝秋風

詞曰蕭鼓鳴兮發櫂歌劉向列女傳曰津吏之女中流奏河激之歌韓詩外傳曰瓠巴鼓琴淫魚出聽淮

南子曰上有叢菁下有伏龜論語曰臧文仲居蔡注士龜出蔡地故以爲名也相靈舜妃溺於湘水爲湘

夫人也見楚詞漢女漢水之神詩士漢有游女水禽鴻鵠鴛鴦鷗鷺鷓鴣

鵠鳥 鵠鳥 益鳥 路鳥 鴈鳥 辟鳥 鵠鳥 乃安斯寢戢翽其涯鵠

匹鳥也。鷗，白鷗也。鷗，鳬屬也。爾雅曰：鷗，廉鷗。今謂之鷗，鹿也。鷗，音括。鷗，鷗也。楊孚異物志：去能沒於深。

水取魚而食之。不生卵而孕鰓於池澤閒。旣胎而又吐生多者。生八九少者五六。相連而出。若絲緒焉。水

鷓鴣音梯楊雄方言曰白鳧也鷓鴣音步歷反鷺而巢高植之上鷺音步歷反鷺白鷺也鷺音步歷反

乃安斯寢涯水濱也魚魚與潭魚扁魚圓里嘗少樂

我純德騰踊相隨雖靈沼之白鳥孟津之

躍魚方斯蔑矣

音卑連反魴之類也鰮音匣今鰮額白魚鯉音嘗  
詩魚蟲疏曰今黃頰魚也魴音沙或作鯙郭義恭廣

志曰吹沙魚大如指沙中行詩大雅曰王在靈沼於  
物魚躍鄭玄注玄靈沼之水魚盈滿其中也皆以跳

躍又曰白鳥驚驚肥澤也驚音學言並得其所也  
尚書中候曰武王度孟津白魚躍入于王舟中也

然猶詠歌於伶蕭載陳於方策豈不哀哉

伶樂官也詩國風序曰衛之賢者仕於伶官禮記曰  
文武之道布在方策又曰百名以上書之於策不滿

百名書之於方鄭注云方板也於是宗廟既享庖廚既充車

徒既簡器械既攻

禮記曰天子歲三田一為乾豆二為賓客三為充君之庖

然後擺牲班禽於賜犒功羣師疊伍伯校

千重山疊常滿房俎無空

廣雅曰俎開也字書擺亦禪字也音

捕買反班固西都賦曰置互擺牲班布也於與飫同  
左傳曰加膳則飫賜犒勞也山疊畫為山文禮記曰

山疊夏后氏之樽也又曰周以房俎鄭  
玄注云房謂足下跗也有似於堂房矣

酒正案隊

膳夫巡行清醪車湊燔炙騎將鼓駭舉爵

鍾鳴既觴

周禮酒正中士辯五齊之名三酒之物膳夫上士掌王之食飲膳羞說文曰醪

汁滓酒也大雅曰或燔或炙將行也既盡也流俗本爵字作燔既字作暨皆誤也

若乃陽

阿衰斐之晉制闡龜華羽之南音

淮南子曰歌采菱發

陽阿禮記曰嘽諧慢易之音作而人康樂鷗冠子曰南方萬物華羽焉故以調羽也

所以洞

蕩匈臆發明耳目疏越蘊惱駭恫底伏越散

也蘊惱猶積聚也惱與畜通恫音洞底伏猶滯伏也呂氏春秋曰昔陰康氏之始陰多滯伏湛積故作爲

舞以宣導之此言作樂亦以疏散滯伏之象

鎗鎗鎗鎗奏于農郊大

路之衢與百姓樂之

鎗鎗鎗鎗鍾鼓之聲也鎗音橫鎗音測庚反孟子謂

齊王曰今王與百姓同其樂則王矣農郊田野也

是以明德曜乎中夏

威靈暢乎四荒東鄰浮巨海而入享西旅

越葱嶺而來王南徼因九譯而致貢朔狄

屬象胥而來同

入享謂來助祭也孔安國注尚書曰西旅西戎遠國也葱嶺西

域山也西河舊事曰嶺上多葱因以名焉徼塞之道也九譯謂九重譯語而通中國也尚書大傳曰周成王時越裳氏重九譯而貢白雉朔狄北狄也周禮象胥掌蠻夷戎翟之國使傳王之言而諭說焉以和親之鄭注云通夷狄之言者曰象胥其有才智者也此類之本名東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韃北方曰譯此官正爲象者周始有南越重譯來貢獻是以名通言語之官爲象胥胥音謂

蓋安不

忘危治不忘亂道在乎茲斯固帝王之所

以曜神武而折遐衝者也

晏子春秋曰晉平公欲攻齊使范昭

觀焉景公觴之范昭曰願請君之奔酌景公曰諾范昭已飲晏子命徹尊更之范昭歸以報晉平公曰齊未可伐也吾欲慙其君而晏子知之仲尼聞之曰起於尊俎之間而折衝千里之外

方今大

漢收功於道德之林致獲於仁義之淵忽

蒐狩之禮闕槃虞之佃

槃樂也虞與娛同

闇昧不覩

日月之光聾昏不聞雷霆之震于今十二

年爲日久矣亦方將刊禁臺之秘藏發天

府之官常由質要之故業率典刑之舊章

周禮八法四曰官常以聽官理天府掌祖廟之守藏與其禁令察羣吏之理左傳云晉趙盾爲國政由質

要杜預注曰由用也質  
要契券也刊音苦寒反

采清原嘉岐陽登俊桀

命賢良舉淹滯拔幽荒

清原地在河東聞喜縣北左傳曰晉蒐于

清原作五軍又楚椒舉曰周武有孟津之誓成有岐陽之蒐禮記月令孟夏命太尉贊傑俊遂賢良左傳楚平王詰姦慝舉淹滯杜預注云淹滯有才德而未叙者也

察淫侈之華譽

顧介特之實功聘畎畝之羣雅宗重淵之

潛龍

華譽虛譽也介特謂孤介特立也畎畝謂隱於隴畝之中也司馬相如上林賦曰掩羣雅

音義云謂大雅小雅之人也潛龍喻賢人隱也

乃儲精山藪歷思河澤

目矚鼎俎耳聽康衢營傳說於胥靡求伊

尹於庖厨索膠鬲於魚鹽聽甯戚於大車



騶視也音所解反鼎俎謂伊尹負鼎以干湯也墨子曰湯舉伊尹於庖厨之中康衢謂甯戚也說苑曰甯戚飯牛於康衢擊車輻而歌碩鼠傳說代胥靡刑人棄於傅巖之野高宗夢得之孟子曰膠鬲舉於魚鹽

也俾之昌言而宏議軼越三家馳騁五帝

悉覽休祥揔括羣瑞

俾使也昌當也宏大也前書楊雄曰宏言崇議軼過

也三家三皇也

遂棲鳳皇於高梧宿麒麟於西園

納焦僥之珍羽受王母之白環

韓詩外傳曰黃帝時鳳皇

上帝東園集帝梧桐食帝竹實尚書中候曰黃帝時麒麟在園帝王紀曰堯時焦僥氏來貢沒羽西王母

慕舜之德來獻白環也

永道搖乎宇內與二儀乎無疆

貳造化於后土參神施於昊乾超特達而

無儔煥巍巍而無原

論語孔子曰堯之爲君煥乎其有文章巍巍乎其有

功豐千億之子孫歷萬載而永延

詩大雅曰天錫

百禄子孫千億也

禮樂旣闋北轅反旆至自新城背

伊闕反洛京

闕上音苦穴反新城縣屬河南郡今伊闕縣

頌奏忤鄧

氏滯於東觀十年不得調因兄子喪自劾

歸

融集去時兄伉子在融舍物故融因是自劾而歸

太后聞之怒謂

融著薄詔除欲仕州郡遂令禁錮之

融集去時

左將奏融道兄子喪自劾而歸離署當免官制曰融典校秘書不推忠盡節而著薄詔除希望欲仕州郡

免官勿罪禁錮六年矣

太后崩安帝親政召還郎署復

在講部出爲河閒王廩長史時車駕東巡

岱宗

延光三年

融上東巡頌帝奇其文召拜郎

中及北鄉侯即位融移病去爲郡功曹陽

嘉二年詔舉敦撲城門校尉岑起舉融徵

詣公車對策拜議郎

續漢書曰融對策於北宮端門

大將軍

梁商表爲從事中郎轉武都太守時西羌

反叛征西將軍馬賢與護羌校尉胡疇征

之而稽久不進融知其將敗上疏乞自効

曰今雜種諸羌轉相鈔盜宜及其未并亟

遣深入破其支黨而馬賢等處處留滯羌  
胡百里望塵千里聽聲今逃匿避回漏出  
其後則必侵寇三輔爲民大害臣願請賢  
所不可用關東兵五千裁假部隊之號盡  
力率厲埋根行首以先吏士

埋根言不退

三旬之

中必克破之臣少習學藝不更武職猥陳  
此言必受誣罔之辜昔毛遂廝養爲衆所

崑終以一言克定從要

毛遂趙平原君趙勝客也居門下三年時平原

將與楚合從以毛遂備二十人數其十九人相與笑  
之比至楚毛遂果按劍與楚定從楚立發兵救趙事

見史記廝養賤人也

臣懼賢等專守一城言攻於西而

羌出於東且其將士必有高克潰叛之變

左傳曰鄭使高克率師次於河上久而不召師潰而歸高克奔陳

朝廷不能用又

陳星孛參畢參西方之宿畢爲邊兵至於

分野并州是也

參在申爲晉分并州之地

西戎北狄殆將

起乎宜備二方尋而隴西羌反烏桓寇上

郡皆卒如融言三遷桓帝時爲南郡太守

先是融有事忤大將軍梁冀旨冀諷有司

奏融在郡貪濁免官髡徙朔方自刺不殊

得赦還復拜議郎重在東觀著述以病去  
官融才高博洽爲世通儒教養諸生常有  
千數涿郡盧植北海鄭玄皆其徒也善鼓  
琴好吹笛達生任性不拘儒者之節居宇  
器服多存侈飾常坐高堂施絳紗帳前授  
生徒後列女樂弟子以次相傳鮮有入其  
室者嘗欲訓左氏春秋及見賈逵鄭衆注  
乃曰賈君精而不博鄭君博而不精旣精  
旣博吾何加焉但著三傳異同說注孝經

論語詩易三禮尚書列女傳老子淮南子  
離騷所著賦頌碑誄書記表奏七言琴歌  
對策遺令凡二十一篇初融徵於鄧氏不  
敢復違忤執家遂爲梁冀草奏李固又作  
大將軍西第頌以此頗爲正直所羞年八  
十八延熹九年卒于家遺令薄葬族孫曰

碑獻帝時位至太傅

三輔決錄注  
曰碑字翁叔

論曰馬融辭命鄧氏逡巡隴漢之間將有  
意於居貞乎

隴漢之間謂客於漢陽時易  
屯卦初九曰磐桓利居貞  
旣而

羞曲士之節惜不貲之軀

莊子曰曲士不可語於道者束於教也

終以奢樂恣性黨附成譏固知識能匡欲

者鮮矣

識性也匡正也

夫事苦則矜全之情薄生厚

故安存之慮深

老子曰人之輕死者以其求生生之厚也是以輕死

登高

不懼者胥靡之人也

前書音義曰胥相也靡隨也謂相隨受刑之人也莊

子曰胥靡登高也不懼遺死生也此爲矜全之情薄也

坐不垂堂者千金

之子也

前書音義曰千金之子坐不垂堂此爲安存之慮深也

原其大略

歸於所安而已矣物我異觀亦更相笑也



後漢書列傳卷第五十上

陳仲子字公叔陳留人少時居父墓側

之側仲子居父墓側

仲子居父墓側

仲子居父墓側

仲子居父墓側

仲子居父墓側

仲子居父墓側

仲子居父墓側